

徐松石民族学论著中的语言方法探讨

摘要

徐松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长期从事岭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他在其民族学论著中所一贯坚持的多学科有机结合的论证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民族学科以外的学术遗产。本文以现代的语言学知识为背景，专门对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著中的语言材料进行的分析，对其所运用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尝试性地探讨。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对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著中研究壮族历史时记录的语言材料和运用的语言方法进行了梳理：首先，分析徐松石先生所记录的壮语一般词汇。具体做法是将其所记录的壮语词汇与壮语词典中的词汇进行音义的对照，并且分析其用以记音的汉字与今天的汉语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二，分析徐松石先生的“地名研究考证法”所涉及的壮语地名。具体做法是将徐松石先生提及的壮语地名的用字与今天标准壮语地名进行音义对照，并对其提出的壮族特殊的倒装地名结构形式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梳理，总结徐松石先生运用语言学知识和语言学方法上的得失，肯定他对语言学贡献的积极意义，同时分析他在语言学方法上失误的原因，为他人研究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学著作以及研究壮族的历史提供一些参照。

关键词：徐松石 民族学 壮语 地名 类型学

A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METHODS IN XU SONGSHI'S ETHNOLOGIC BOOKS

ABSTRACT

Mr. Xu Songshi is a famous ethnologist in our country, and he studie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ern nations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which Mr. Xu Songshi always used in his ethnologic works gives us many other scientific legacy besides the ethnology. These scientific legacy is also very abundant and preciou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aimed at the language materials in Mr. Xu Songshi's ethnologic books, analysing his language materials, and trying to discuss his linguistic methods.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to summaries the records of language materials and the using of linguistic methods about Zhuang nationality which are in the Mr. Xu Songshi's ethnologic books: First of all, we analyse the normal words of Zhuang language recorded by Mr. Xu Songshi. The specific way is that comparing the pronunci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normal words of Zhuang language recorded by Mr. Xu Songshi with the same words which are in the Zhuang language dictionary. And then, compa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were Mr. Xu Songshi used to show the pronunciation with today's Chinese dialect, find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of them.

Secondly, we analyse the Zhuang nationality's place names which are involved in Mr. Xu Songshi's 'The way of searching and studying the place name'. The specific way is: comparing the words that Mr. Xu Songshi said used in the Zhuang nationality's place names with today's standard Zhuang nationality's place names, find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of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between of them. And then, using the view of typology to analysing the special

structural form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s place names, which Mr. Xu Songshi called 'The same first wrod' place names and 'The inverted ' place names.

So, we can take these two aspects to generalize the advantagments and the disdvantagments when Mr. Xu Songshi use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s and the linguistic methods. we affirm his contribution for the liguisitics ,but also piont out his mistakes of the liguisitics. And, supplying some reference for other people to study Zhuang nationality and the Mr. Xu Songshi' s Ethnologic books.

KEY WORDS: Xu Songshi; ethnology; Zhuang nationality; place name; typology

广西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属广西大学所有。除已注明部分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为获得其它学位而使用过的内容。对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过重要帮助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论文中明确说明并致谢。

论文作者签名：杨扬

2008年6月10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广西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本人保证不以其它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或使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请选择发布时间：

即时发布

解密后发布

（保密论文需注明，并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杨扬

导师签名：廖凤原

2008年6月11日

第一章 导言

1.1 对徐松石民族学论著研究的现状

徐松石先生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民族学家之一，他 60 年如一日地从事民族历史研究，尤其专注于我国南部少数民族以及南亚、东南亚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写下了一批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民族学专著，其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一直受到后人的高度肯定。但是，综观目前的国内外研究形势，涉及到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著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以及《百粤雄风岭南铜鼓》这四部著作，而且这其中专门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很少，绝大多数文章都只是略施笔墨引用或提及而已。

具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记体性质的，介绍了徐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的内容，如：黄铮的《教师·牧师·学者徐松石》（广西民族研究 2006 年 1 月）、杨天保、谢振治的《徐松石著作事迹编年考略》（广西民族研究 2006 年 1 月）。两篇文章都是对徐松石先生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迹、学术成果做了尽可能详实的介绍，对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给予了简要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徐松石先生的学术成果并未再做任何深入的研究，这两篇文章虽然是关于徐松石的专著，但严格说来只算是传记体性质的文章，而不是研究性质的文章。

另一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介绍了徐松石众多著述成果中某些观点，某句话，或者对某一个例证进行评述考证，这一种文章又可以按照其研究视角分为三类：

1、语言学视角

徐松石先生虽然为民族学家，但是他在研究民族学问题时极力贯彻和实施多学科有机结合的论证方法，尤其是以语言学科的方法作为自己研究的可靠线索和有力证据，因此其论著中涉及了大量语言学的材料和论断。有一部分学者就其语言材料的某个观点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代表作如张洪明的《汉语“江”词源考》（浙江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月），他在文章中考证前人对“江”字词源的种种假设，其中之一便是徐松石先生在《泰族壮族粤族考》中的观点——认为“江”源于泰语。张洪明先生从自己对多个侗台语言的记录，对汉泰音译词的比较对照中，“证明徐的假设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通过论证音译“涓

公河”一词的具体词汇意义，来证明了“徐假设中的唯一例证，也是不恰当”。虽然对徐松石先生这一观点的辩驳只是张洪明文章其中一个部分，但也是对徐松石先生论著的某个观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又如覃凤余先生的《“马蹄”源流献疑》(方言 2006年3月)。文章以徐松石先生在《泰族壮族粤族考》中的原文“粤人呼荸荠为马蹄……其实壮语的果类总称为‘墨’Mak, 壮语呼地为‘第’Tai, 墨第为地果, 这是马蹄二字的出处”为引子, 引出了对“马蹄为侗台语底层之说”的论证探讨。覃凤余先生从侗台语语音历史演变, 汉语方言尤其是粤方言的语音词汇系统以及壮语本身的语法结构特点着手分析了此论断的不合理性, 认为“马蹄”应为一个汉借词而非是“壮语的本族词”。这篇文章同样是从细小处入手, 从一个点切入到对徐松石先生的学术成果的深入研究, 并且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其某个语言材料值得商榷的地方。

再如白耀天先生的《“墟”考》(《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第二辑, 1989年), 文章从“墟”字的地名分布入手, 考证了该字的起源及其音义的发展演变, 其中专门有一段对徐松石先生关于“虚”字起源论证的探讨。文章提到, “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的第四章‘苗瑶总察’第六节说‘壮人本呼野市谓浪阗或吠。近代瑶人蔓延的地方, 则墟字非常通用……瑶人未大批到达两广之前, 虚字已经传到。虚字随着商业制度而由湘赣进入两广’”, 对这一论断, 白耀天认为“徐氏未加充分论证, 便直认为瑶源于越, 因而有了指称集市为‘墟’的发明权……这可谓玄之又玄了”, 并从民族学的角度以瑶民族自身的特征和历史发展来反驳了徐松石的观点, 直接指出“徐氏之墟归瑶说及两广之墟由瑶传来的论点由于考虑欠周, 于理不妥”。白耀天这篇文章其实是借反驳徐松石先生的某个地名考证的结论来引出自己的论述, 以求得出对“墟”字地名起源意义合理的解释。

以及宋长栋的《岭南地名中的若干文化内涵》(西江大学学报 2000年9月), 文章也是专门用一个段落讨论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这些壮音的地名的云字……都是壮语村字的意思, 亦有时作人字解”这个观点, 对“云”字的语音, 语义的方面进行了考释, 得出的结论是“云”字分别音译自两个义不同, 但音相近的壮词, 指出徐松石的说法是偏于“笼统”了。这篇文章更是从细微处入手, 仅仅涉及了徐松石先生论著中提及的一个字而已。

此外还有学者则并不是对徐松石先生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进行自己的分析论述, 而是将其观点或者是语料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 作为支持自己某个观点的前人例证。如李连

进先生的《“蛮”为古代壮族族称再考》(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 1 月),他在文章中说“‘板’字……为出现频率很高的壮族地名冠首字”,认为‘云’字地名同属于“板”字地名系统时,引用了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的一句话“云音 waan,板音 baan 或者 waan,这些字都是壮族村字的意思”作为支持自己这个观点的证据。类似的涉及徐松石先生论述的文章还有覃乃昌先生的《壮侗语族稻词在其民族演变及稻种栽培的传播》(广西民族研究 1996 年 4 月),钟如雄先生的《民族语言民族的标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7 年 12 月)等等,在此不赘述。

2、民族历史学的视角

徐松石先生是民族学家,其主要的著作成就都在于民族的历史发展。但是现在却几乎没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专文进行全面考证和深入研究的。有少数文章对徐松石先生关于某个民族历史发展演变情况论述的较详细概括和简单评价的。

代表作如覃乃昌的《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广西民族研究 2006 年 1 月),文章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专门对徐松石先生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壮族越族考》两本著作中运用的“地名研究考证历史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覃乃昌在文章中首先提出徐松石“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独具特色的被实践证明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地名考证研究历史法’”,继而总结出其“地名考证法”的四种具体做法:“地名的语音考证”、“地名的构词形式考证”、“地名的构词理据考证”和“从地名考证古代民族的迁徙”,接着,文章对徐松石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徐松石的地名考证法具有考古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把这种方法作为解开华南壮侗民族地名的一把钥匙”,文章中还说道,“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徐松石的民族学著作更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有更多的学者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其中特别是地名考证法,并取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并且列举了多位学者专家在壮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指出这些壮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借鉴了徐松石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延续着徐松石先生民族研究的精神,因此,覃乃昌在文章中最后提出了“后徐松石时代”这个说法,足见其对徐松石民族学贡献的评价之高。覃乃昌的文章主要从壮民族研究的角度对徐松石先生部分民族学著作中体现的一个具体研究方法——“地名考证法”进行了客观地概括总结,并对其贡献和意义给出了肯定的评价。但是综观全文,并没有对徐松石先生的整个的民族学成果进行更为宏观的考察,即使是对其“地名考证法”进行研究,也不够细致深入,尤其是从语言学角度的分析文章更仅仅是点到为止。

再如吴春明先生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评述》(广西民族研究 2004 年 2 月)和《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月)两篇文章,尽管不是专门论述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学观点,但是在文章中也比较详尽地阐述和概括了其关于东南亚民族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吴春明在文中提到,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壮族粤族考》和《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中论证“马来民族、越南民族、缅甸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民而来”,总结徐松石先生的论述为“他着重阐释了马来民族源于华南土著的看法,认为马来族的前身是大越族……并将马来族先民由华南迁去一概归结为楚越战争”,还对这些论述作出了自己中肯的评价:“从民族志材料类比和历史文献的钩沉中,探索华南古今民族与东南亚马来的民族的源流关系……东南亚、太平洋土著关系的研究都是沿着林惠祥、徐松石这些前辈学者的‘百越’视野展开的”。吴春明的这两篇文章从民族历史学的角度对徐松石先生的某些观点进行概括和再阐述,并且给予了一定的评论,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只是为他人了解徐松石提供了一个参考。

此外,其它的有关民族学的文章大量的仍然是对徐松石先生论述的提及或者是引用,往往只是一句话带过而已。如梁庭望先生的《略论壮族历史的若干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5 年 1 月),文章在谈及“岭南文化形成于苍梧国之前”这个观点是,引用了徐松石先生《粤江流域人民史》中一句话“汉时苍梧郡的设立当然脱胎于尧舜时的仓吾国”,仅仅时简单的引用和提及,并未有更多的评述。诸如此类的民族历史学文章还不少,如张金莲先生的《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学术探索 2005 年 2 月),盘福东先生的《楚族和瑶族始祖文化的印合》(零陵学院学报 2004 年 4 月)等。

3、民俗文化学的视角

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学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民族文化、习俗和宗教的内容。在现在收集到的资料中从这个角度出发涉及到了徐松石先生的文章是三类文章中数量最多的,但是却也是最缺少研究性质的。众多文章却都只是在行文中对徐松石先生的某句话略有提及,进行简单直接的引用,全无一点更多的论述和评论。如刘俊男先生的《神农父亲及其后代考》(株洲教育学院学报 1999 年 3 月),文章在论证伏羲神农都是龙的化身提及了徐松石先生《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的一句话“依人的依字与牂柯龙姓及晋代桂西的农城县有极大的关系”作为引证的例子。又如韦达先生的《北壮古壮字的文化色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10 月),欧字君先生的《蛙图腾崇拜与壮族审美意识》(广西社会科学 2001 年 5 月)等,均只是提及了徐松石先生民族学文集中的一句话,作为自己文章的引证而已。

1.2 对徐松石民族学论著研究的不足

综观国内外研究情况可知,虽然徐松石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宝贵的成果,频频被后来者引用为民族学问题论述时的旁证,在语言学等其它学科中也时有所提及,但是却缺乏宏观的、总体的研究。尤其缺乏对他丰富的民族学论著中所体现出的语言学思想和方法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深入研究。语言学方法是徐松石证明民族学论点的一个重要方法,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把握其思想体系和操作的方法,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一环,对其民族学结论的理解和使用会带来片面性。已有学者(覃乃昌、白耀天、张洪明、覃凤余等)试图对其语言学方法做研讨,但是都有局限,原因在于:(1)研讨者本身不是语言学家,缺乏全面的语言学素养,其论述虽有见地,但仍不能接触到最为本质的东西,甚至连徐文中的具体语言问题都触及不到;(2)虽有语言学家介入探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对其中的某一微观问题展开论述,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徐松石的语言学思想和方法,尚未见到。

1.3 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历史上语言的接触和演变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徐松石先生正是将语言学科的知识融入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中,把“语言”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线索和有力证据,为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壮语的历史变迁留下大量的语料记录和研究论证。这些记录和论证涉及到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各个层面,并且得出一系列的关于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的历史结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面对国内外对徐松石研究现状的局限,本文立足于他的民族学论著,限定于一个明确的范围内,对其中体现的语言学思想和方法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总观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集中所有涉及语言的资料内容为基础,描述其民族学论著中对语言学方法理论的应用情况,概括其语言学思想,探讨在语言学方法论上的得失,不仅为研究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学论著尝试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也为语言接触方法论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本文研究的具体意义有:(1)可考察语言的变迁。徐松石先生30—40年代提到的语

言现象,到现在有的已经变化了,有的消失了,这为我们研究语言史提供一个窗口;(2)可以考察岭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与汉族,壮族与境外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情况,判定徐松石的民族学结论是否合理;(3)探讨如何研究语言接触尤其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为以后的语言研究提供一些方法参考。

1.4 本文研究的具体对象和范围

徐松石先生怀着对岭南民族深厚的感情以及对民族历史浓厚的兴趣,曾于20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初,利用赴边疆布道之便,多次深入我国的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足迹遍布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的壮乡瑶寨,为民族历史研究收集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大量语言材料的记录,更为世人所瞩目,也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研究的具体对象就是徐松石先生记录众多民族中之一——“僮族”的语言材料以及他所论证的与“僮族”有关的其它民族的语言材料。因此,本文研究的范围也就限定在徐松石先生民族学文集中涉及到“僮族”的《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百粤雄风岭南铜鼓》以及《日本民族的血缘》¹这五部著作。

那么,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徐松石先生所说的这个“僮”究竟是一个什么民族呢?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认为:僮人“则僮僚侗佷黎岐僂泰掸等,莫不包括在内。他的部落名称在云南和贵州两方面异常庞杂。云南通志所举亦有数十种之多。至在广西境内,则名称较少,而部落亦比较统一。这比较统一的情形,表明岭南必是僮族相当长久的根据地”。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说僮是南丹庆元溪峒的人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僮为旧越人……僮人在周以前,早已遍布西南各省。他们的大本营乃是今日的两广两湖四川和滇黔北部等地”……“到了元朝以后,中央以大军镇治两湖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僮人遂大批侵入广西,僮族之名遂震”。

“所发现的倒装地名,多数立于汉和汉朝以前。这表明汉时留存在这些地方的僚僮祖先,不是向豫鲁鄂晚西南徙去,就是完全同化与中原汉族。”

可见,徐松石先生所认为的僮族是一个多名称,多部落杂处而成的民族,并且是由北部南迁进入广西的。

¹ 以上著作均出自《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下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李锦芳先生认为²，今天的壮族乃是百越后世的一支。百越最早是由夏商周三代傍渤海而居，南达江淮，善于航海的民族集团——东夷族（汉代以后又称为“俚”、“黎”）的一部分南下和原居地的民族混合而成的民族，在商代以后出现的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到了秦汉时期，东南和南部的百越后世亦有自称为“瓯”，“瓯越”，乃是部分支系“人”的意思。到三国时期，西南地区的百越后世又被称为“僚”，乃是百越部分支系“我们、咱们”的意思；隋唐以后，五岭周围百越后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洞（峒）”，是“田坝”的意思；到了宋元时期，才有桂中一部分壮族先民被称作“撞人”，“撞”乃“洞”的转音；明清时期作为集团称谓的“撞”被改为“僮”，含有民族歧视的性质，称呼的范围也从桂中扩大到了广西其他地区，并沿用多年后被桂中、桂北的大部分壮族所接受，但仍有壮族自称“布越”；到了上世纪50年代，才将“壮”确定为统一的称呼。

至于还有部分自称为“侬”的，李锦芳先生判断为“桂西古代侬族部落的族姓，但后来也有其他非侬的支系归侬侬集团，非侬而自称为侬人”。

而梁敏、张均如先生则认为³，侬泰语族发源于西瓯、骆越两支越人族。这两支文化和语言互相接近，在地域上的分布稍有不同，但又往往交错重叠，形成一个种族集团。西瓯在广西中部和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一带，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侬泰民族为这些地区的原生土著。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侬泰族又分为了壮泰族、黎族和侬水族这三个民族集团。其中壮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云南的东南部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这壮泰民族中的一部分（不包括傣泰老挝掸等）形成了今天的壮族。

由上可见，徐松石先生判断壮族的来源和李锦芳先生的观点有吻合之处，都认为有某些民族南下融合而形成，而与梁敏、张均如先生完全的“土著”说有一定出入。但是对于壮族所包含的民族支系，徐松石先生则与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都不同：李锦芳先生认为壮族仅是百越后世的一支，“侬僚侬”等等族称不过是历史上百越后世不同支系的不同名称变迁而已，可能与壮族有同源的关系，但并不一定完全属于壮民族的体系；梁敏、张均如先生认为壮族只是古百越民族中西瓯、骆越两支的一部分后裔，甚至明确地将傣泰老挝掸黎等民族排除在外。而徐松石先生却将“侬僚侬僚黎岐僮泰掸”统统划归“僮族”，认为这些都是壮族的不同部落和不同支系，因而使得他的“僮族”的概念范畴要广泛的多。

² 李锦芳，《侬台语言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

³ 梁敏、张均如，《侬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徐松石先生所说的“僮族”与今天广西境内的“壮族”乃是一脉相承的。更进一步说，今天的“壮族”，正是徐松石先生所说的包含了俚僚瓯骆百越的“广义僮族”经过历史上的迁徙、融合以及更名而形成的最主要的一支后裔。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徐松石先生所记录的“僮族”语言材料与今天的壮语必定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分析徐松石先生的语言材料，都以今天的壮语为标准参照。

第二章 对徐松石记录的壮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

徐松石先生记录壮语音义的单字和词条共 130 余例,主要集中在《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以及《百粤雄风岭南铜鼓》这四部著作中,涉及到自然地理实体、动植物名称、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人体部位、人称、食物、地名用字等多个方面。本章就徐松石先生著作中所记录的“僮族”语言词汇材料入手进行分析。

2.1 壮语词汇记录的音义统计

要考察徐松石先生记录壮语音义的词汇,首先我们要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徐松石先生采用的什么记音方法呢?

既然是记录的语言材料,必定会用一定的记音方法。先看一个他记音的例子:“僮语呼目为他 ta”⁴,注音为两个部分“他”和“ta”,用的是汉字+字母的方式。第一部分是汉字“他”的读音标注壮语的“目(眼睛)”的读音。汉字记音在我国音韵历史上由来已久,不论是直音法、叶音法还是后来的反切法,其实质都是用一个或几个汉字为另外一个汉字注音。这种方法不仅对记音者来说易于根据音近音同的原则进行联想,而且对读者来说也更易于理解。汉字记音正是徐松石先生用于记音的方法之一。

第二部分用“ta”来标注壮语的“目(眼睛)”的读音,这无疑就是徐松石先生的注音方法之二了。讨论这种注音方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当时国内的语言学两个背景:1. 国际音标这种比较标准统一的记音方法虽然 1888 年已诞生于国际语音协会,但是进入中国却已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1924 年北京大学才规定用国际音标作为记音工具⁵,1928 年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研究》才是首次运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⁶。2. 上世纪 20、30 年代,国内出现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拉丁字母新文字的运动。这些文字改革运动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形成了规模,并一直延续到了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

⁴ 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⁵ 吕朋林,《从传统音韵学到汉语历史语音学——百年回顾与前瞻》,琼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0 期。

⁶ 李珂,《〈现代吴语研究〉的意义及对湘语研究的影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报,2006 年第 1 期。

徐松石的语言材料全都是在上世纪 20-40 年代收集的，那时候国际音标等国统一的记音方法在国内的语言学界也是刚刚起步，因此作为非语言学家的他可能对此也知之甚少，所以他最直接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自己所熟悉的传统注音符号——汉字。例子记音第一部分的汉字就是徐松石先生所用的记音方法之一；而至于记音另外一部分所用的字母符号，可以肯定的是徐松石先生既没有采取国际音标，也没有严格地按照拉丁化新文字或者是国语罗马字中的一种来拼写。但是，在当时中国已掀起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运动使得采用拉丁字母记录国语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因此，我们推测徐松石先生也可能并没严格地按照某种记音符号的拼读规则，而仅仅是采取当时较为流行的拉丁字母进行记音。即徐松石先生所用的记音方法之二就是用拉丁字母进行记音。徐松石所有的记音均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或选其一或二者兼有。

第二，徐松石的汉字记音法，其用来注音的汉字可能读为什么音？

徐松石先生祖籍广东肇庆，清康熙十二年，徐氏一支落籍于广西容县，至徐松石为第十世。母亲甘淑慈，祖籍广西容县。徐松石出生在广州，幼年时曾在家乡广西容县及香港读书，十五岁到上海求学，次年考入沪江大学预科，1918 年升入沪江大学本科，就读社会教育系。1922 年大学毕业后，应聘担任了美华浸兴会印书局上海编辑部主任⁷。容县位于今天广西东南部，隶属玉林市。容县县志记载⁸，容县境内语言有白话，普通话和客家话。普通话是建国以来由北方人到容县工作和学校推行普通话而产生，客家话则仅通行于个别的村落。最主要的方言乃是“白话”，属粤语（广州话）的一种。另外县志还专门提到了容县的“土著白话”，李连进老师认为“土白话”即是桂南平话⁹，是容县的主要方言之一。因此，我们推断徐松石先生使用的注音汉字的读音最有可能来自于自己的母语——平话和白话。同时，因为徐松石先生常年在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少量的官话记音。

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按照徐松石先生具体记音方法的使用，将其 130 余条词汇分列为三个表，并将其汉字注音加以平话音和白话音以及官话音的对比。

表 1 仅用拉丁字母记音的

⁷ 引自黄铮，《教师·牧师·学者徐松石》，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 1 月。

⁸ 转自《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⁹ 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序号	汉义(徐文)	壮音(徐文)	拼音壮文 ¹⁰	记音汉字的方言音		
				白话(广 州)	平话	官话(柳 州) ¹¹
1	马	ma	max			
2	饭	ngai	ngaiz			
3	肉	noh	noh			
4	脚 ₁ ¹²	ka	ka			
5	红 ₁	neng	neng			
6	多	lai	lai			
7	二	song	song			
8	双	song	song			
9	四	si	siq			
10	五	ha	haj			
11	重	nak	naek			
12	暗	lap	laep			
13	三	saam	sam			
14	荒草	yeaam	yiaj			
15	九	kau	gaeuj			
16	轻	bao	mbaeu			
17	鸡	kai	gaep			
18	去	bai	bae			
19	来	mai	maz			
20	人 ₁	hwoon	vunz			
21	食	kin	gin			
22	父	pho	boh			
23	鱼	pha	bya			

¹⁰ 本文所有表格中的拼音壮文除特别说明外, 均出自《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和《壮英汉词典》。

¹¹ 本文柳州官话音来自刘村汉, 《柳州方言词典》,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年。

¹² 汉语意义后面的序号, 是表示徐松石所记录的这个义项的词有不止一个, 不同记音分列开来, 以下标的数字序号为区分。

24	脚 ₂	tin	din			
25	红 ₂	deng	ndeng			
26	七	chet	caet			
27	八	pet	bet			
28	十	sip	sip			
29	要	ao	aeu			
30	血	luit	lwed			
31	眼泪	nam ta	naemxta			
32	黑	dlaam	ndaem			
33	池, 渊	tum,dum	thum			
34	银	ngun	ngum			
35	六	hyok	roek			
36	碗	ngau	?ngvanj			
37	书	rthü	sw			
38	金	thong-kham	doengz 铜 gim 金			
39	笑	hngeu	rieu			
40	一	nung	ndeü			
41	芭蕉	kluei pa	guij			

从表 1 可知, 徐松石仅用拉丁字母这一种方法注音的字词共有 41 条, 其中能与壮语词典对应的有 33 条。不对应的是: 34 银, 35 六, 36 碗, 37 书, 38 金, 39 笑, 40 一, 41 芭蕉。由于笔者并不清楚徐松石先生注音字母的具体发音, 因此这里仅仅存疑, 不妄做分析。

表 2 仅用汉字注音

序号	汉义(徐文)	壮音(徐文)	拼音壮文	注音汉字的方言音 ¹³		
				白话(广 州)	平话	官话(柳州)

¹³ 表格中的汉字方音除官话外, 均引自李连进, 《平话音韵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42	村 ₁	蔓	manj	馒 ¹⁴ man ²²	man ²²³ (南宁)	
43	田	那	naz	na ¹³	na ²¹ (南宁)	
44	黄牛	摩	moz	mo ⁵⁵	mo ²¹ (富宁)	
45	屋	兰	lanz	lan ²¹	lan ²¹ (南宁)	
46	我	古	gu	ku ³⁵	ku ³³ (南宁)	
47	你	猛	mwngz		mɛŋ ¹³ (南宁)	
48	张	帕	paj	p'ak ³³		
49	要不要	咪	miz	迷	mi ²¹ (南宁)	
50	山谷进口	埂	geng	埂 kɛŋ ³⁵	kɛŋ ³³ (南宁)	
51	犬	骂	ma	ma ²²	ma ²²³ (南宁)	
52	坡	播	bo	波 po ⁵⁵	po ⁴¹ (南宁)	
53	石板	吞	tun	t'en ⁵⁵	t'en ⁵⁵ (横县)	
54	荒山	六	log 杂草丛 生	lok ²²	lok ¹¹ (宾阳)	
55	冻	吉	gaet	ket ⁵⁵	ket ³³ (南宁)	
56	植物总称	果, 过	go	kuo ³⁵ kuo ³³	ko ³³ (南宁) ko ⁵³ (藤县)	
57	条	刁	diu	tiu ⁵⁵	tiu ⁴¹ (南宁)	
58	畲地	利	lei	lei ²²		
59	茅草	夏	haz	ha ²²		
60	山	巴	bya /baq	pa ⁵⁵	pa ⁴¹ (南宁)	
61	土地	堆	dweg	tɔy ³³	tɔi ⁵⁵ (马山)	
62	木板	变	benj	bin ³³	pin ⁵⁵ (南宁)	
63	鬼	房	fagn	fɔŋ ²¹	fɔŋ ²² (南宁)	
64	跌	伦	laemx		len ²¹ (南宁)	
65	落	笃	doek	tok ⁵⁵	tɔk ³³ (南宁)	
66	个	恩	aen		ɛn ⁴¹ (南宁)	

¹⁴ 个别徐松石先生用来记音的汉字笔者无法查找其方音音，因此另找一个与之音韵地位相同的字为参照，下同。

67	泉水	布	mboq	pou ³³		
68	陡峭	达	dat	tai ²²	tai ²² (南宁)	
69	塘池	渠	kywm		ky ²¹ (南宁)	
70	竹木荒林	崇	ndoeng	东 ton ⁵⁵	ton ⁴⁴ (富宁)	
71	本地	大	doj		dœi ²¹ (玉林)	
72	山隘	徼 (音叫)	geuq 山坳	kiu ³³	kiu ⁵⁵ (南宁)	
73	火烟	云	vaenz	(w)uen ²¹	ven ³¹ (富宁)	
74	羊	羴	yieng	绒 (j)ionj ²¹	yœŋ ²¹ (南宁)	
75	飞	升	swng		seŋ ⁵⁵ (横县)	
76	柚子	勒薄 勒墨	lwkbug lwkmak	薄	puk ⁴² (宾阳)	
77	多水的田	那榄	naz naemx	榄	nam ³³ (南宁)	
78	水坝附近的田	那块	nazfai	块 fai ³³	fai ⁵³³ (藤县)	
79	水车附近的田	那洛	nazloek	洛 lok ²²	lok ³³ (横县)	
80	冰冻的田	那吉	nazgaet	吉 ket ⁵⁵	ket ³³ (南宁)	
81	树	果迷	gomaex	迷 mei ²¹		
82	山羊, 野羊	羴巴	yiengzbya	(j)ionj ²¹ pa ⁵⁵	yœŋ ²¹ pa ⁴¹ (南宁)	
83	鸭子	都毕	duzbit		pi ²² (宁远)	
84	芒果	墨芒	mak mungh	mœŋ ²¹		
85	孩子	勒 伢 (子孩)	lwg ngez	lek ²² ŋa ³³	lek ²⁴ (南宁)	
86	外公	拱 打	goeng da	koŋ ³⁵ ta ³⁵	koŋ ³³ (富宁) ta ³³ (南宁)	
87	外婆	灭 怠	meh daiq		met ²² (玉林) tai ²²³ (南宁)	

88	动物总称	都	duz		tu ⁴¹ (南宁)	
89	块	密	mwt	met ²⁴	met ¹¹ (龙州)	
90	被	(帕)独	duk		tuk ²² (藤县)	
91	野市 ₁	浪, 阆	naengh 坐 15	浪	laj ²²³ (南宁)	
92	野市 ₂	吠	fawh	fei ²²		
93	有没有	梅	meiz			mei ³¹
94	他	铁	de			t'e ³¹
95	江	汰	dah	太 t'ai ³³	t'ai ⁵⁵ (南宁)	
96	沙	梭	sa		sca ⁵³ (融水)	
97	多沙的田	那梭	nazsa		sca ⁵³ (融水)	
98	鸟	囊	noeg	noŋ ²¹		
99	口	博	bak	poŋ ³³		
100	路	纶	roen	伦 loen ²¹		
101	小土山	垒	ndoi		loi ²² (马山)	
102	花总称	互	va	wu ²²	hu ²²³ (南宁)	
103	虎	古他浪	guk			

从表 2 可知, 徐松石先生仅用汉字方法注音的字词共有 62 条, 能与词典和汉语方言音对应的有 53 条: 这其中单与白话音对应的有 7 条, 单与平话音对应的有 14 条, 能同时对应白话和平话音的有 30 条。另有与柳州官话对应的 2 条, 与方言音对应不上的字词 9 条。具体分析如下:

93. 有 meiz——徐松石先生记音为梅。“梅”为蟹摄合口一等灰韵字, 在今天的平话和白话中韵母都多读为合口[ui]、[øi]。而徐松石先生却用“梅”字来记 meiz, 因此笔者推测此处他是用的官话记音。

94. 他 de——徐松石先生记音为铁。“铁”为山摄开口四等屑母字, 今天白话和平话韵母都多读为入声韵[it]。但是徐松石先生的用“铁”字来记录的壮语音 de 并没有入声尾, 因此笔者也推测徐松石先生有可能用的是官话音进行的记音。

95. 江 dah——徐松石先生记音为汰(笔者在此用的是与“汰”音韵地位对等的“太”

¹⁵ 白耀天,《“墟”考》,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字)。“太”字为蟹摄开口一等泰韵透母字,在今天大多数白话和平话中读为[t'ai],但是在个别粤方言中韵母(廉江¹⁶)读为[a],在个别平话中(玉林)也有声母不送气读为[t]。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可能确实白话或者平话中某个方言点的“太”读为[ta],这就是说徐松石先生用“汰”记音与壮语字典音可以吻合的。

96.沙 sa——徐松石先生记音为梭。“沙”为假摄开口二等麻韵字,在壮语中是个汉借词,其韵母在多数壮语方言读为开口音[a],这也与白话和平话的大多数方言一致。但是今天的平话中(临桂、玉林)仍读“沙”韵母为合口[ɔ]音的,因此不能排除可能个别壮语方言的“沙”也受了这些汉语方言的影响读为合口,只是我们的壮语字典并没有收录到,这就可以解释徐松石先生以合口“梭”字的记音的理由了。

98.鸟 noeg——徐松石先生记音为囊。“囊”字今天白话音读为[noŋ21],韵尾是-ng,而字典音的韵尾为-k,韵尾同为舌根音,是同部位的阳入对转。

99.口 bak——徐松石先生记音为博。“博”字为宕摄开口一等铎韵字,在今天的平话白话中韵母几乎都读为合口[uk], [ɔk],但是在汉越语(顺化)却读为开口[ak],我们知道汉越语即是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另外,“泊”(同样是宕摄开口一等铎韵字)在部分平话方言中(横县、宾阳)韵母也读为开口的[ak]。根据以上两条,我们可以推测“博”字确实可能读为开口,要么现在已经在汉语方言中消失了,要么还存在某些平话白话的方言中,但是没有调查到。

100.路——记音为纶(笔者在此用的是与“纶”音韵地位对等的“伦”字),字典音为 roen。其实壮语的 r-在各方言土语中变异比较复杂,北部方言多有独立的 r-音位,读作 r、hj;没有独立音位的北部方言则并入 l 或 j。徐松石先生用“纶”记音正是体现了 r-在壮语方言中的一种音变情况。

101.小土山——记音为垒,字典音为 ndoi。壮语的 nd-声母,在部分方言中并入 n-,“垒”为止摄合口三等字,声母读为[l], l-和 n-发音部位相同,徐松石先生记的近似音。

102.花总称——记音为互,字典音为 va。“互”字为遇摄合口一等字,在今天的平话和白话中韵母几乎都读为合口[u], [ɔ]。但是我们发现,在部分平话中,同样是遇摄合口一等字的“捕”韵母却读为开口的[a](宁远)，“赂”、“错”韵母读为[ak](龙州),与徐松石先生的记音正好吻合。“互”字声母在今天平话方言中读为[w](玉林),因此我们推测可能“互”也有过一个读[wa]的层次,要么已经在汉语方言中消失了要么现在还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调查到。

¹⁶ 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3.虎——徐松石记音为古他浪，壮语字典音为 *guk*，南部个别壮语音为 *sw*，均没有对应。我过传统上有反切的注音方法，但是反切均为上下两字，徐松石先生此处的记音又为“古他浪”三字，可见也不是用的反切。笔者此处存疑。

表3 同时用汉字+拉丁字母方式记音

序号	壮义(徐文)	壮音(徐文)	拼音壮文	汉字记音与汉语方言对音关系		
				白话(广 州)	平话	官话(柳州)
104	火	非 <i>fi</i>	<i>fiz</i>		<i>fi</i> ⁴¹ (南宁)	
105	河	沱 <i>dah</i>	<i>dah</i>	驮	<i>da</i> ³¹ (龙州)	
106	果总称	墨 <i>mak</i>	<i>mak</i>	<i>mek</i> ²²	<i>mek</i> ²⁴ (南宁)	
107	猪	雾 <i>mu</i>	<i>mu</i>		<i>mu</i> ²²³ (南宁)	
108	眼	他 <i>ta</i>	<i>ta</i>	<i>t'a</i> ⁵⁵	<i>t'a</i> ⁴¹ (南宁)	
109	女	娘 <i>nang</i>	<i>nangz</i> 女 <i>sien</i> 仙		<i>naŋ</i> ¹³ (灵川)	
110	低, 下	喇 <i>lah</i>	<i>laj</i>	辣 <i>lat</i> ²²	<i>lat</i> ²² (横县)	
111	绳	索 <i>sak</i>	<i>cag</i>		<i>ʃak</i> ³³ (南宁)	
112	水	滴 <i>nam</i>	<i>naemx</i>	南 <i>nam</i> ²¹	<i>nam</i> ²¹ (南宁)	
113	村 ₂	板 <i>baan</i>	<i>mbanj</i>	<i>ban</i> ³⁵	<i>ban</i> ³³ (南宁)	
114	村 ₃	云 <i>waan</i>	<i>mbvanj</i>	<i>(w)uen</i> ²¹	<i>(w)uen</i> ²¹ (南宁)	
115	白	高 <i>kao</i>	<i>kau</i>		<i>kau</i> ⁴¹ (南宁)	
116	谷	膏 <i>khau</i>	<i>kaeuj</i>		<i>kau</i> ⁴¹ (南宁)	
117	虾	公 <i>goong</i>	<i>gungq</i>	<i>koŋ</i> ⁵⁵	<i>koŋ</i> ⁵⁵ (横县)	
118	高, 上	根 <i>keun</i>	<i>gunz</i>	<i>ken</i> ⁵⁵	<i>ken</i> ⁵⁵ (南宁)	
119	人 ₂	军 <i>khoon</i>	<i>goeng</i>	<i>kuen</i> ⁵⁵		
120	人 ₃	夫 <i>phu,pu</i>	<i>fu</i>	<i>fu</i> ⁵⁵	<i>fu</i> ⁴¹ (南宁)	
121	门	都 <i>tu</i>	<i>du</i>		<i>tu</i> ⁴¹ (南宁)	

122	死亡	歹 tai	dai	殆	dai ²²³ (南宁)	
123	盐	朱 ju	gyu		tey ⁴¹ (南宁)	
124	黄	良 leung	lweng		leŋ ²¹ (南宁)	
125	取物	抠 ou	aeu		ou ⁵⁵ (玉林)	
126	日	他魂 tawan	tavaenz	魂 uen ²¹	ven ²¹ (南宁)	
		虾魂 hawan	havaenz	虾 ha ⁵⁵	ha ⁴¹ (南宁)	
127	水牛	都怀 duwhai	duzvaiz	(w)uai ²¹	wai ³¹ (富宁)	
128	荸荠	马 mak		ma ¹³	ma ¹³ (南宁)	
		蹄 tai	mxtaez	tei ²¹		
129	小弟弟	依	nung 弟弟	non ²¹	nun ²¹² (藤县)	
		坭 nung nai	nyaeb 小	泥 nei ²¹		
130	江水	滴 nam	naemx 水	南 nam ²¹	nam ²¹ (南宁)	
		工 kong	dah 江	工 kon ⁵⁵	kon ⁵⁵ (横县)	
131	木	梅 mai	maex		mui ²¹ (南宁)	
132	肩	杯 ba	mbaq	bui ⁵⁵	bui ⁴¹ (南宁)	
133	溪河	墟 huei	rij	hcey ⁵⁵	hy ⁴¹ (南宁)	
134	晚熟稻	膏匿 khau nak	kaeujaeng	匿 nek ⁵⁵		

从表 3 可知, 徐松石先生用同时使用汉字和拉丁字母两种方法注音的字词共有 31 条, 能与词典记音和汉语方言音对应的有 27 条: 这其中与单与白话音对应的有 1 条, 单与平话音对应的有 12 条, 能同时对应白话和平话音的有 14 条。另有对应不上的字词 4 条:

131.木——记音为梅 mai, 字典音为 maex。“梅”字为蟹摄合口一等字, 在今天的平话白话中韵母多读为合口的[ui], [ɔi]。但是在顺化汉越语中却读为开口的[ai]; 同样, 同为蟹摄合口一等字的“块”在今天的白话和平话方言中却有不少读为开口[ai]。那么, 我们同样可以猜测“梅”也有可能确实读为开口[ai], 只是这种读音要么现在已经在汉语方言中消失了要么还存在某些平话白话的方言中, 但是没有调查到。

132.肩——记音为杯 ba, 字典音为 mbaq。“杯”字同样也是蟹摄合口一等字, 那么我们分析其情况可能与上文的“梅”字相同, 可能确实有读为开口[a]的情况, 只是要么现在在汉语方言中已经消失, 要么还没有被调查到。

133. 溪河——徐松石记音为墟 huei, 字典音为 rij。从拉丁化新文字的声母看, 徐松石所记的 h 反映的是 r-音位在壮语方言中的变异。r-在各方言土语中变异比较复杂, 北部方言多有独立的 r-音位, 读作 r、hj; 没有独立音位的北部方言则并入 l 或 j。在南部方言中则基本无独立音位, 多并入 [l]、[h]、[th]、[kj]、[t]、[khj] 等声母。从韵母看, 李锦芳提出“溪水”原始壮台语构拟为 *khruei; 林亦老师进一步解释, 壮语的“溪流”在方言中有两个层次: veij-vijrij, 而今天的壮语地名汉译时, 不论 veij、vij、rij 都是用“灰”、“回”等合口字对译占绝对优势, 因此判断 veij 和 vij 的层次早于 rij。可见, 徐松石所记的韵母 uei 是较词典记音更早的层次。

至于徐松石所用的记音汉字“墟”在白话和平话读为 hoey 和 hy⁴¹, 与 uei 韵母似乎并不吻合。原因在于, “墟”为遇摄合口三等鱼韵字, 中古遇摄三等字在部分平话方言中就读为合口 ui。蓝庆元先生就将遇摄三等字“渠”平话音记为 kui², “鱼”平话音记为 nui。可见徐松石先生所用“墟”字, 是用平话方音记壮音, 与字典和汉语方言均能吻合。

134. 晚熟稻——徐松石记音为膏匿 khau nak, 字典音为 kaeujaeng, 白话读“匿”为 nek⁵⁵。首先从声母看, 徐松石所记 n 与白话读音一致, 与词典音 l 发音部位相同, 都是舌尖前辅音, 可以对应; 从韵母看, 徐松石所记音的韵腹为 a, 与词典 ae 一致, 与白话的 e 发音部位相同, 为舌面前元音, 可以对应。其所记音的韵尾为 -k, 与白话音韵尾一致, 与词典音的 -ng 属于同部位的阳入对转, 同样可以对应。

从对以上三个表的分析统计, 我们可以看出徐松石统计这些壮语词汇的意义有:

一、徐松石先生记音用的较多的还是拉丁字母拼写的方法——134 条记音中有 72 条用到这种方法了, 这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更重要的是这种完全音素化的文字较之表意汉字能够更直接, 准确表示读音。

二、徐松石先生用于记音的汉字, 读作平话音的占有绝对优势, 几乎占到了所有汉字记音的 76% 左右。首先, 可能与徐松石的家乡容县的方言有关, 李连进老师说: “容县大部分地区讲土白话(桂南平话的俗称), 面积约 2000 平方公里, 约 60 万人”, 可见, 平话较之白话, 乃是容县更为主要的方言。第二, 我们认为平话音在徐松石先生的记音中占优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平话是对壮语的影响最久远, 也最深厚汉语方言。在广西境内主要通行的汉语方言为“西南官话”, “平话”和“白话”。这其中以平话形成的时间最早, 大概是秦汉至唐宋年间由中原南来的汉人与侗台民族长期杂居而形成的。在白话

进入广西之前，民族融合已经开始，而汉借词也开始扎根在壮语中了。而且在对壮语老借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了这些借词的特点更亲近于“平话”，与“平话”的渊源更深。那么，徐松石先生的注音就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证明。

三、徐松石先生的注音为我们今天研究壮语方言的新旧历史层次提供佐证，同时还为我们继续探寻某些汉语方言中尚未发现的现在或者曾经可能存在的读音层次提供一个入口和契机。比如“溪河”一词，徐松石的注音正好反映的是在词典音 *rij* 之前还有一个的更早的层次为“*vej*”。再比如，“花”一词，徐松石先生用“互”字来记 *va* 音，就为我们探寻遇摄合口一等字可能读为开口这种语言现象打开了一扇窗户。

四、徐松石先生的注音为某个音位在不同的壮语方言中的音变情况提供了有力佐证。比如“路”一词，词典音为 *roen*，徐松石先生注音为“伦”，就是反映了 *r*-音位在壮语方言中的复杂变异情况中的一种——*r*-并入 *l*-，为我们今天研究壮语方言内部的差异提供了证据。

总的来说，徐松石先生的注音不仅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使用了音素化的拉丁字母注音，使得注音跟直观，更准确；同时，他的注音还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一些方言学和音韵学上的历史证据。当然，由于徐松石本人并非语言学家，没有受过专门语言田野调查的训练，当时国内也没有像今天的国际音标这样的更准确更统一更普及的注音方法，其注音中也难免出现与壮语词典音，与方言音对应不上的情况，出现一些语言材料记录上的失误。

2.2 壮语词汇运用的方法评价

徐松石先生记录这 134 例壮语日常词汇的音义，主要的目的在于论证以下三个民族学问题：

第一，徐松石先生认为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以至东亚的日本朝鲜都是两广壮人迁徙的后裔，他们的语言中与壮语音近义同的字词几乎都是来源于壮语。其具体用于举例论证这个问题的字词有 43 条：1 火 *fiz*，2 金 *gim*，3 日 *tavaenz*，4 银 *ngwn*，5 土地 *dweg*，6 鸟 *noeg*，7 饭 *ngaiz*，8 肉 *noh*，9 食 *gin*，10 马 *max*，11 鸡 *gaep*，12 鱼 *bya*，13 盐 *gyu*，14 门 *du*，15 脚₁ *ka*，16 脚₂ *din*，17 跌 *laemx*，18 落 *doek*，19 去 *bae*，20 来 *maz*，21 死亡 *dai*，22 人₂ *goeng*，23 人₃ *fu*，24 他 *de*，25 我 *gu*，26 你 *mwngz*，27

白 kau, 28 多 lai, 29 重 naek, 30 轻 mbaeu, 31 暗 laep, 32 一 ndeu, 33 二 song, 34 三 sam, 35 四 siq, 36 五 haj, 37 六 roek, 38 七 caet, 39 八 bet, 40 九 gaeuj, 41 十 sip, 42 要 aeu, 43 要不要 miz。

第二, 徐松石先生认为苗瑶等少数民族也与壮语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的语言与壮语有着诸多相同点, 是和壮语有着同源关系的。他具体用于举例论证苗瑶等语与壮语相同的字词有 21 条: 1 山 bya /baq, 2 村₁ manj, 3 路 roen, 4 江 dah, 5 虎 guk, 6 水牛 duzvaiz, 7 鸭子 duzbit, 8 花总称 va, 9 植物总称 go, 10 树 gomaex, 11 猪 mu, 12 动物总称 duz, 13 石板 tun, 14 木板 benj, 15 被 duk, 16 鬼 fagn, 17 肩 mbaq, 18 张 paj, 19 条 diu, 20 个 aen, 21 块 mwt。

第三, 徐松石先生认为壮语是最原始的国语, 今天的国语以及汉语方言中与壮语音近义同的字词都是来源于壮语。他具体用于举例论证汉语借自壮语的字词有 22 条: 1 山羊、野羊 yiengzbya, 2 绳 cag, 3 书 sw, 4 父 boh, 5 人₃ fu, 6 女 nangz, 7 双 song, 8 荸荠 maxtaez, 9 飞 swng, 10 屋 lanz, 11 山坳 geuq, 12 江水 naemx dah, 13 碗₂ngvanj, 14 池, 渊 thum, 15 河 dah, 16 谷 kaeuj, 17 芒果 makmungh, 18 小弟弟 nung nyaeb, 19 外公 goeng da, 20 外婆 meh daiq, 21 跌 laemx, 22 落 doek。

覃乃昌先生说过¹⁷, “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具有稳定的对应性, 一种语言总是以它为母语的民族的专用品。而且这种对应关系非常稳定, 甚至可以说顽固。即使民族和语言都发生了严重变化, 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通过语言, 可以了解民族历史上经济、社会生活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是了解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活化石”。那么, 徐松石先生正是利用壮族及其它民族的语言词汇这个“活化石”, 运用词语音义相契合的办法, 借用语言上的对应来关系考证壮族与汉语、壮族与苗瑶等少数民族以及壮语与东南亚民族的历史对应关系, 推测它们之间的接触和融合的历史渊源, 得出了许多民族学上的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学研究, 尤其是岭南民族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另外, 由于徐松石先生缺乏专门的语言学知识, 导致其在利用语言方面知识判断民族学问题时过于简单化, 其得出的民族学结论也可能过于笼统化。在此,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 现仅将其所论证的民族学问题的第三点——有关壮语与汉语的关系词汇进行列表分析如下:

¹⁷ 覃乃昌, 《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 广西民族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义(徐文)	音(徐文)	拼音壮文	记音汉字的方言音	
			白话(广州)	平话
1 山羊, 野羊	羆巴	yiengzbya	(j)ioŋ ²¹ pa ⁵⁵	yøŋ ²¹ pa ⁴¹ (南宁)
2 绳	索 sak	cag		ɬak ³³ (南宁)
3 书	rthù	sw		
4 父	pho	boh		
5 人 ₃	夫 phu,pu	fu	fu ⁵⁵	fu ⁴¹ (南宁)
6 女	娘 nang	nangz 仙 sien 女		naŋ ¹³ (灵川)
7 双	song	song		
8 荸荠	马 蹄 maktai	maxtaez	ma ¹³ tei ²¹	ma ¹³ (南宁)
9 飞	升	swng		seŋ ⁵⁵ (横县)
10 屋	兰	ranz	lan ²¹	lan ²¹ (南宁)
11 山隘	微(音叫)	geuq 山坳	kiu ³³	kiu ⁵⁵ (南宁)
12 江水	喃 nam 工 kong	naemx 水 dah 江	南 nam ²¹ 工 koŋ ⁵⁵	nam ²¹ (南宁) koŋ ⁵⁵ (横县)
13 碗	ngau	ŋngvanj		
14 池, 渊	tum,dum	thum		
15 河	沱 dah	dah	驮	da ³¹ (龙州)
16 谷	膏 khau	kaeuj		kau ⁴¹ (南宁)
17 芒果	墨芒	mak mungh	mɔŋ ²¹	
18 小弟弟	依 nung 坭 nai	nung 弟弟 nyaeb 小	noŋ ²¹ 泥 nei ²¹	nuŋ ²¹² (藤县)
19 外公	拱 打	goeng da	koŋ ³⁵ ta ³⁵	koŋ ³³ (富宁) ta ³³ (南宁)
20 外婆	灭 怠	meh daiq		meɪ ²² (玉林) tai ²²³ (南宁)

21 跌	伦	laemx		lɛn ²¹ (南宁)
22 落	笃	doek	tok ⁵⁵	tɔk ³³ (南宁)

我们不难发现在它们当中的许多词并不像徐松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汉语借自壮语的，而是地道的壮语借自汉语的汉借词或者是壮汉同源词或者壮汉之间并没有语源关系：

A. 汉借词：

a、上表中中 1-7 号词蓝庆元先生均判断为汉借词¹⁸，具体分析理由为：

1 羊 yiengz——借自汉语的“羊”字。“羊”字为宕摄开口三等阳韵以母平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阳平调：[(j)ieŋ]；壮语读音为第二调[jieŋ²]，声韵调均对应整齐。因此，徐松石先生所词汇的“山羊” yiengzbya 其实就是“汉借词 yiengz + 壮语本族词 bya”的合成体。

2 绳 cag——借自汉语的“索”字。“索”为宕摄开口一等铎韵心母入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阴入调：[ʔak]；壮语读音为入声调[sak]，声韵调同样对应整齐。

3 书 sw——借自汉语的“书”字。“书”为遇摄合口三等鱼韵书母平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阴平调：[sv]；壮语读音为第一调[su¹]，声韵调对应整齐。

4 父 boh——借自汉语的“父”字。“父”为遇摄合口三等虞韵奉母上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阳去调：[fou]；壮语读音为第六调[po⁶]。蓝庆元先生说，奉母在借入壮语有两个层次，f 为较晚层次，而 p 为较早的层次；同样，虞韵借入壮语也有两个层次，u 为较晚层次，而 o 为较早层次。因此，壮语“父” boh 与汉语声韵调对应整齐，是较早进入壮语的汉借词。

5 人 fu——借自汉语的“夫”字。“夫”为遇摄合口三等虞韵非母平声字，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阴平调：[fu]，壮语读音为第一调[fu¹]，声韵调对应整齐。

6 女 nang——借自汉语的“娘”字。“娘”为宕摄开口三等阳韵泥母平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阳平调：[nan]，壮语读音为第二调[nan²]，声韵调均对应整齐。

7 双 song——借自汉语的“双”字。“双”为江摄开口二等江韵生母平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阴平调：[soŋ]，壮语读音为第一调[soŋ¹]，声韵调均对应整齐。

b、8 号词为覃凤余先生判断的汉借词，具体分析如下：

¹⁸ 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 荸荠 *maxtaez*——覃凤余先生判断 *ma tai* 为汉借词¹⁹，借自粤方言的“马蹄”一词。覃先生着重从语法结构分析，认为：首先，壮语的方言点中有说“马蹄”为 *mak⁷ ma⁴ tai²*，即是在 *ma⁴ tai²* 加上表示“果”总称的 *mak⁷*，这表明 *ma⁴ tai²* 是个多音节的单纯词，而外来的借词在壮语里就是不能分析、不能单独使用的，属于单纯词。第二，现代壮语本族词的结构形式为“*ma/mak*（虚语素，词头）+实语素（必须是表示果蔬类）”，在这种结构下本族词是不可能出现后面的实语素为非果蔬类意义的“地”*tai* 的。因此，覃凤余先生判断它为汉借词。

c、9 号词为笔者判断的汉借词，具体分析如下：

9 飞 *swng*——笔者认为是汉借词，借自汉语的“升”字。“升”为曾摄开口三等蒸韵书母平声字，在今天的平话中读为阴平调：*[sen]*，壮语读音为第一调 $[θəŋ^1]$ ，声韵调对应整齐，因此笔者判断它同样为汉借词。

B. 壮汉同源词：10 屋 *lanz*——蓝庆元先生（2003）判断与汉语的“栏”是同源词，理由是：从意义上说，汉语将家畜的住处叫做“栏”，壮语把人住的房子叫做 *ranz*，语义发生了变化，但两者意义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从读音上看，汉语“栏”的最早形式为“阑”。“阑”为来母字，上古音为**ran*，与今天壮语的读音完全相同。同时，“阑”原始音构拟形式均为**g·ran*，而梁敏、张均如先生构拟的侗台语“房子”的原始形式为**gran*，两者完全吻合，同源关系十分明显。

C. 壮汉无关系词：11 坳 *geuq*——《广韵》解释其意义为²⁰“求也，抄也”；《汉语大词典》解释为“①.巡逻；②.边塞；③.端倪；④.小道”。上古音构拟为²¹：李方桂：**kiagw*，王力：**kyô*，郑张尚方：**kleew*，潘悟云：**kleew*。中古音构拟为：李方桂：**kieu*，王力：**kieu*，李荣：**keu*，潘悟云：**keu*。可见古汉语中的“徼”的中古音与壮语地名“叫”字除了的相近外，上古音和意义都与之相差较大。至于徐松石先生所记的壮语意义为“要隘”，与《汉语大词典》“边塞”义是否有联系，还有待考证，笔者在此不妄下定论，只存疑。但是从上古音和《广韵》对其意义的解释来看，我们可以判断是“徼”并不是来源与壮语地名的“叫”字，徐松石先生的判断不能成立。

¹⁹ 覃凤余，《“马蹄”源流献疑》，方言，2006年3月。

²⁰ 本文所涉及《广韵》的字义解释以及李方桂、王力、李荣、潘悟云四家的中古音构拟均引自潘悟云先生的“广韵查询系统”。

²¹ 本文所涉及的上古音构拟除特别说明外，均参照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以及“东方语言学网”的“上古音查询系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徐松石先生所列举 22 个认为是汉语借自壮语的词汇中，现在肯定的汉借词有 9，汉壮同源词有 1 个，壮汉无关系词 1 个。也就是说徐松石先生对这些字词之间的壮汉关系判断不准确的有 11 个，占总数的 50%。因此，徐松石先生仅仅根据音义相近的原则，就简单的把以上词汇全都划成汉语借自壮语这种唯一的关系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学者们采用徐松石先生所记录壮语的语言材料时要谨慎，应该做一些辨别；而在使用徐松石先生由此推论出的关于汉族与壮族历史关系的民族学结论时，也要谨慎对待，应该结合其他材料做出判断。

第三章 徐松石先生的“地名研究考证法”

徐松石先生在其《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的出版自序中说道：“作者在考证上所用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一种，乃从地理而推测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自问这个‘地名研究考证法’，对于中国古史，尤其是西南部分的研究，确有特殊价值”。这个“地名研究考证法”正是徐松石先生贯穿其民族学论著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创造性地将地名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多个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地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来阐发民族学的观点。

本文主要就徐松石先生对壮语地名所作出的考证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这之前，我们有两个问题要先弄清楚：

第一，徐松石先生对壮语“地名研究考证”采用的具体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归纳现今壮族聚居地里的典型地名用字和地名结构方式的特点作为判断的标准；第二步，总观今壮族聚居地以外的地名，包括两广的非壮族聚居区、中国北部、中部和东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地名，用上述两条标准判断，符合的就通通认为是早期的壮语地名；第三步，根据早期壮语地名的分布，得出关于壮族以及与壮族相关的其他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结论。

第二，徐松石先生判断壮语地名的标准，即是在其著作中所说的壮语地名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名用字特别。徐松石认为有一批两广常见的地名用字是壮族人特有的地名用字，这些字不能望文生义，均含有壮语的意义，其中很大部分通常出现在地名的首位，他称其为“地名冠首字”；二是地名的构成方式特别，壮人使用的是与中国北方地区“齐尾式”地名不同的“齐头式”地名，而且喜用“倒装地名”。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是语言符号体系中的一个范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每个地名都是一个词，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素²²。因此，我们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一个地名，实质就是在分析一个词，其方法就是分析这个词的内容和形式——由什么语素构成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那么，徐松石先生所提出的壮语地名的两个特点正好符合了语言学视角下词的分析方法：“地名冠首字”讨论的是一个地名词由什么样的语素构成的问题，而“齐头式”和“倒装地名”则讨论的是一个地名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的问题。这两个特点是徐松石先生进行其“地名考证”的主要判断标准。换

²² 引自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

句话说，徐松石先生考证壮语地名就是从地名的构成要素及构成方式两个方面入手的。

3.1 地名考证法之一——地名的特殊用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关于壮语地名的构成要素。徐松石先生罗列了两广常见的一些地名用字，认为它们是壮人特有的地名用字，其意义与汉语相差甚远，不能望文生义，原本是对壮语的音译，含有壮语的意义。徐松石先生罗列的这些壮人特殊的地名用字共有 40 个，笔者将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徐松石称其为“地名冠首字”，原因在于这些字通常是在地名的第一个字，位于地名词的首位；第二部分则为他所列举的“地名冠首字”以外的其它壮语地名用字。具体列表如下²³：

3.1.1 地名用字列表

表 1 地名冠首字

序号	地名用字（徐文）	字义（徐文）	标准壮语地名音义	
			音	义
1	那，南，罗，拉	田	naz	田
2	都：通“峒”，多	田野	doengh	山间可耕种居住的平地田垌
3	六，罗，禄，弄，陇	幽深山地	lueg	山谷
4	板 baan, 蔓，麻，班，晚	村	mbanj	村子
5	兰，栏，榄	屋	ranz	房子
6	布，波，磨，报	泉水	mboq	泉水
7	峒	山谷进口小岭	geng	山冈
8	摩	猪	mu	猪
9	骂	犬	ma	狗

²³ 表中的“标准壮语地名”是根据徐松石先生记录的地名材料进行的还原，主要参照覃凤余、林亦的《壮语地名与文化》。

10	麻	马	max	马
11	容	人	vunz	人
12	利	畲地	reih	畲地
13	梭	沙	sa	沙
14	夏	茅草	haz	茅草
15	吞	石头	twm	石头
16	吉	冻	gaet	寒冷刺骨
17	驮, 陀, 沱, 汰, 打	河	dah	河
18	达	陡峭	dat	悬崖, 峭壁
19	播	坡	bo	坡
20	博, 百, 剥, 北	口	bak	口
21	岬, 巴	石山	bya	山, 石山
22	叫	要隘	geuq	山坳
23	凼, 榄, 霖	水	raemx	水
24	渠	塘池	kywm	山塘池沼
25	根 keun	高, 上	gwnz	上
26	喇 lah	低, 下	laj	下
27	崇, 董	竹木荒林	ndoeng	山林
28	荫 yeaam, 燕, 眼	荒草	yaengq	杂草, 野草
29	伏 fuck, 法, 扶, 富, 福	对面那边	fag	对面
30	云	村	vunz	村屯
31	思, 石	溪; 村寨	ceh,cih	山寨, 角落, 村落
32	敏, 汶, 满, 闷		mboq	泉水

以上地名冠首字基本能与今天的壮语地名音义相对应, 这里特别分析有两条没有对应的:

31. “思”与“溪”义不对应——在覃凤余先生的《壮语地名语言与文化》²⁴中提到，现代壮语地名中以“石”对译的是壮语的 *cih*、*ceh*（角落、山寨，村落），在桂西壮语的 *cih*、*ceh* 表示“地方、较大的村落义”，因此徐松石先生所记的“石”字对应今天壮语地名的 *cih*、*ceh*（角落、山寨，村落）可确定无疑。至于另一个字“思”，在今天平话、白话中多读为[si]、[sei]，与 *cih*、*ceh* 音近义同，因此笔者猜测徐先生所记的“思”同样也是对应今天壮语地名的 *cih*、*ceh*。至于“溪”义，在覃凤余先生的《壮语地名语言与文化》可以看到今天壮语地名对译此义的多采用“累”、“维”、“回”、“灰”等止撮合口字和灰韵系字。笔者猜测有可能是徐松石先生因为受了“溪”字官话读音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解。

32. “敏”组字徐松石先生没有说明意义——在《壮语地名语言与文化》的现代壮语地名中 useful “汶”、“闷”对译壮语 *mboq* 的，林亦先生认为是对[mən]、[mən]的注音。广西的粤方言以及官话都把泉水叫“[mən]、[mən]水”的，此词可能不是壮语，来源待考。又徐松石先生列出的对译字“敏”、“满”粤方言读音均与[mən]、[mən]相近，因此笔者认为“敏”对应的就是现代壮语地名的 *mboq*。

从地名学上来说，地名词就是由“通名”和“专名”两部分构成的。从表 1 来看，这些徐松石先生提出的“地名冠首字”绝大多数都是出现在覃凤余先生所归纳的壮语地名的通名系统中，音义均可和今天壮语的通名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徐松石口中的“地名冠首字”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壮语地名的“通名”。

表 2 其它地名用字²⁵

序号	地名用字（徐松石）	字义 （徐松石）	标准壮语地名音义	
			音	义
33	黑 <i>dlaam</i> ，淡，潭，潭，覃	黑	<i>ndaem</i>	黑色
34	高，交，勾	白	<i>kau</i>	白色
35	宁，灵，陵	红	<i>nding</i>	红色

²⁴ 覃凤余、林亦，《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²⁵表中列举的地名用字有的在今天的壮语地名中仍然属于通名系统，但是由于徐松石先生著作中并未将它们归入“地名冠名字”中，所以笔者在此按其原意，另列一个表格。

36	良, 梁; 意译: 王, 旺	黄	lweng	黄色
37	者, 柴, 砦	寨	ceh	山寨, 村寨
38	大, 多, 定, 地	本地	dej, dieg	此地
39	平	市, 场	rengz bieng	平地 平坦
40	古, 果, 歌, 过, 姑, 句	这, 那	go	词头

以上地名用字也基本能和今天的壮语地名音义对应, 不能对应的是:

39. “平”与“市场”义不对应——在《壮语地名语言与文化》的现代壮语地名中有用“平”对译壮语本族词 rengz (平地) 的, 但林亦先生认为更多的壮语地名中的“平”字为汉借词“平”(坪), 壮语音为 bingz, 意思是平坦, 平地。它们大多都已经融入壮语的通名系统, 构成壮汉合璧的地名。因此, 笔者认为徐松石先生所记的“平”对应的就是今天壮语地名的 biengz 或者 rengz, 而不是“市场”义。同时, 徐松石先生说, “平”解作“市场”义, “泰国现在仍在使用”, 但是笔者查阅泰语“市场”²⁶为 tlat²²。因此, 我们猜测徐松石先生的意思是平地、空旷的地方容易形成市场, 所以将“平”记为“市场”义。

40. “姑, 句”的争议——对于这一组字具体的意义学界一直多有考证: 覃凤余先生认为“古、果、过、歌”为壮语词头 go; 郑张尚芳先生则认为“姑”是百越语“地块”一词的上古译音*kra²⁷; 李锦芳²⁸先生认为“姑”、“句”、“苟”等, 为古越语村名或人名前的冠首词头, 为“此处”意。笔者认为徐松石先生提出的“这”、“那”意与后两种考证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地块→此处→这/那, 意义逐步引申, 由实到虚, 也可以说徐松石先生的判断为这些学者的考证提供了一个旁证。只是他列举地名用字时不够科学, 可能将两种意义的用字单纯地凭读音近似而归并到了一个意义之下。因此笔者将这几个字分两组而论, “古, 果, 歌, 过”一组采用覃凤余先生的说法, “姑, 句”一组采用郑张

²⁶ 覃圣敏,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

²⁷ 郑张尚芳, 《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6年第4期。

²⁸ 李锦芳, 《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 贵州民族研究, 1995年第1期。

尚芳和李锦芳先生的考证。

从以上两个列表可以看出，徐松石先生所记录的地名用字及其壮语音义与今天壮语地名的音义绝大多数是可以吻合的，即使出现个别用字的意义并不一致，也是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推理找到印证的。总的来说，徐松石先生所记录的两广地名用字有着较高的准确率和可信度。那么，他以这些用字的壮语音义考证为依据来研究壮民族的历史，也是做到了有理有据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徐松石先生是具体如何运用这些构成两广地名的特殊用字来研究壮民族历史的。

3.1.2 徐松石先生地名用字的具体运用

徐松石先生认为以上列表中的地名用字都是壮人的特色，起源于壮族，含有明确的壮语义。因此，运用其“地名研究考证法”，只要地名中出现了以上所列举的单字，他均判断为和壮族有密切关系。笔者将其著作中运用的地方具体摘录如下，并在每段摘录之后略加分析：

1. 《粤江流域人民史》P68 “现在先就广东而论。郝氏广东通志所列高要的瑶山有就，其中有六湖榄坑二名。四会的瑶山五十八个，其中有那禾云巢六才六难那围等名称……新兴的瑶山五十四座，其中有云齐山云无榄小那榄……僮人而居于壮人立名的地方，壮人比为先来部族，可以不言而喻。”

以上地名“那”“六”、“云”、“榄”还原为今天壮语地名通名分别是²⁹：那——naz，田；云——vunz，村；榄——raemx，水；六——lueg，山谷。因此徐松石先生判断这些壮义的地名证明广东的瑶族乃是比壮族晚来的部落。

2. 《粤江流域人民史》P109 “作者按黎人原是广义的僚壮。熟黎中的西江黎来自肇庆府梧州府，他们是僮，已不比说。就是地黎也显然属于壮类。这可从他们的地名察知，因为他们的地名完全属于壮人的系统。《广东新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扶某陀某……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涌某落某……其实那就是僮语的田，涌就是僮语的水，陀就是僮语的河，其余每一个字都有僮义”。又“刀耕火种的地方，粤语和国语都叫做畲，而壮语却叫做利，Lai。他和里俚丽礼黎等字，乃是同音异译而已。两广都有那利古利那里六里那丽古丽那黎古黎黎黎村黎峒利康利罗等类村名……此外又有上黎下黎大黎小黎上利下利大利小利等村名甚多，所含僮义明显……广东的俚人黎

²⁹ 由于徐松石先生主要是以“地名冠首字”作为判断壮语地名的标志，因此本文也主要是将他提到的壮语地名的通名系统进行还原，而专名部分则暂不涉及。

人都是广义的壮族，无须再论”。

以上地名“那”、“扶”、“陀”、“罗”、“利”、“里”、“黎”字还原为今天的壮语地名通名为：那——naz，田；湍——raemx，水；扶——fag，对面（为官话层次的音译）；陀——dah，河；六/落 12——lueg，山谷；利/里/黎/礼/丽——reih，畲地。因此，徐松石先生判定广东的畲人，俚人，黎人均为广义壮族。

3.《粤江流域人民史》P133“泰语的 Doong（指田峒）即上列的都多字”。

徐松石以“都”、“多”为依据，都/多还原为今天的壮语为：都/多——doengh，田峒。可以与泰语的 doong 对应，因此徐松石凭此判定泰国人的远祖是远古的僚壮族。

4.《粤江流域人民史》P145“岭南在地名上也有一贯的性质，把岭南西端和中部的地名比较一下。钦县有那禄，德庆亦有禄村。钦县有那丽，德庆亦有丽村。钦县有那里，德庆亦有里村。钦县有那达，德庆亦有达村……古代广肇土人，与近代僮泰的关系，在地名上还是清晰可考。”

以上地名还原为今天的壮语地名通名分别为：那——naz，田；禄——lueg，山谷；里/丽——reih，畲地；达——dat，峭壁。这些地名可以和今天的壮语地名对应，至于德庆的禄村，丽村，里村，则有可能是壮人留下的地名与汉语结合后形成的壮汉合璧的地名。因此，徐松石先生以地名上的相似性说明古代广肇土人与近代的壮泰关系密切。

5.《粤江流域人民史》P145“钦廉桂西一带喜用那字板字蔓字，而广肇等旧府则喜用罗字云字六字，其实那就是罗，板就是云，阡就是六。以前异译，显然表示用罗云等字的，乃是第一期的僮人，而用那板蔓等字的，则为第二期的僮人”。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那/罗——naz，田；板/云——mbanj/vunz，村；阡/六——lueg，山谷。徐松石以此为依据同一地名意义用字的不同将壮人分为两期，并且认为使用云罗字的僮人比使用蔓板字的僮人早。

6.《泰族僮族粤族考》P256“现在泰国那字地名多至不能尽举。尤其是沿小泰人入境的路线更多。例如那兰，那利，那坡。这都表明泰国地名与两广的联系……再举一个板字。这板字野市两广地名的特点。广东防城有板点板兴，钦县有板暮板逆。下面就是泰国板字地名的举例。板坡，板欧锡，板僵。泰国板字地名和广西西部的板字地名，真是一样触目皆是。更可奇的是，就是在泰国板字地名密集的地方，也是小泰人迁徙经过的路线……又举一个百字或博字。有百丹，百都，百鸟。自滇边向南，沿着小泰人移入泰国的路线，一直下至湄南河口，则百字地名却大批的发现……说到一个湍或南字，壮语和泰语的‘南’就是水，滇省界外有南汉河，南赖河。”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那——naz，田；板——mbanj，村；百/博——bak，口；南——raemx。这些地名用字可以与壮语地名对应，因此徐松石据此认定凡是使用这些地名的地方，都是以僮泰人祖先为土著。小泰人迁徙的沿途留下的这许多意义和形式都与两广相同的地名，证明他们去自两广，迁徙路线是从滇边经过南乌江和湄公河两流域，而进入泰北和泰南。

7. 《泰族僮族粤族考》P 260 “四邑地方还有许多泰式和泰义的地名。大字地名，则有大金，大安，大亨，大茄，大江村，大江墟，大龙湾，大门，大有，大家，大富山，大岳，大报，大绅，大慕。……那字地名，则有那扶，那伏，那文……作者研究岭南民族史愈久，愈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广东的四邑人，与泰国的小泰人在血统上特别接近。”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大——dej，此地；那——naz，田。徐松石据此判断小泰人不仅去自两广，而且尤其与广东四邑地方关系更特殊，更为亲近。

8. 《泰族僮族粤族考》P 278 “两广地方汗牛充栋的大字地名，可以称之为大字地名的渊海。南海有大富，番禺有大黄楼，顺德有大罗，潮阳有大布，海阳有大吴，揭阳有大洋村，大浦有大靖，丰顺有大罗汛，新兴有大稳，阳春有大陈墟，高明有大南村，高要有大简墟，开平有大罗，德庆有大满岭，封川有大乐，开建有大爵，阳江有大安村，茂名有大拜村，电白有大王村，信宜有大人峒，化县有大王峒，兴宁有大望山，五华有大亨水，钦县有大贤，防城有大直墟……两广地名的的大字，含有地，本地的意义，泰字不过是大的音译。”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大——dej，此地。“大”在今天白话和平话中多读为[tai]，“泰”字则多读为[t'ai]，因此徐松石认为“泰”就是“大”的译音，以此判断泰族发源于岭南，去自两广。

9. 《泰族僮族粤族考》P288 “者字地名在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分布广阔。广西南丹有者葵，者芒。凌云有者袍。西林有者忍寨。西隆有者合，者桑。云南的广南有者洪汛，者宾汛。镇沅有者乐甸。文山有者囊铜厂。贵州赤亭有者相塘，者述镇。长寨有者贡汛。滇南傲外者字地名也多。如者乃者答……者字地名字黔南滇东和桂省西北，一直向滇南延伸，直入湄公河和萨尔温江流域。全线远达泰北为止”。

“者”字还原为壮语为：者——ceh，村寨。徐松石依此判断最早去自中国的泰人是唐朝迁入，小泰人从贵州、云南及广西西南部移入泰国，在泰国北部发张了相当的政治规模。

10. 《泰族僮族粤族考》P352 “两广的黄族，从前有大良一名……这些地名十居其

九是古代黄族的遗迹。有一部分使用梁字，此外更有一部分译述意义而成为黄字王字旺字：新会有旺冲，台山有旺村，化县有旺岭，钦县有旺塘，防城有平旺岭，柳城有旺塘，来宾有大旺，象县有罗旺，宜山有大旺，西林有平旺，休仁有宜旺，天保有旺峒墟……邕宁有大旺村，府志做大黄村，可证明旺就是黄。至于黄峒黄村黄田黄岭大黄大王王田等名，两粤触目皆是，可见岭南古代黄族之盛。”

“良”字还原为壮语为：梁——lweng，黄色；“旺”字是对“黄”的意译。徐松石据此说明岭南古代壮族的一支为黄族、黄壮，分布势力较大。

11. 《泰族僮族粤族考》P 354 “在地理上，这一族最大的遗迹，就是乌字和黑字地名。现在广东番禺有乌山，大乌水，顺德有乌州，合浦有乌墟，河源有乌峒，新兴有乌围，阳春有那乌水，五华有乌坡，信宜有乌村，罗城有乌大，天河有乌山，昭平有乌水埠，台山有黑山，开平有黑坑村，罗城有黑冲，怀集有黑仲。”

以上字还原为壮语为：乌/黑——ndaem，黑色。这两个字应为意译字。徐松石根据“黑色”义地名在两广的大量出现，判断黑族也是岭南古代壮族之一支，黑字地名正是他们留下的遗迹。

12. 《泰族僮族粤族考》P 354 “壮泰语呼白为 Kao。两广高村高峒的名称，随处皆有这些村落的住民大多数不是姓高，而村名高字又不能作为高低的高字解，作者实在深信是指往代白族的居地。”

“高”字还原为壮语为：高——kau，白色。徐松石先生将高字地名作为白族的遗迹，判断白族为岭南古代壮族之一支，“高”字地名正是他们留下的遗迹。

13. 《泰族僮族粤族考》P356 “越南乃古代交趾越裳骆越地方。由越南之云南边境的路途，有‘思楼县’‘多利州’等地名。立其他思字古字都字地名尚众，例如古都县都金县思农州……还有古榜，古老，古礼，古勇，古龙，古农，古费，古藤，古宏，古雷，古平，古邓，古社，思容等多个。哪一个不是出于壮音，而且哪一个不是在两广常见？东京地名的僮性，可谓浓厚之至。”

以上地名还原为壮语为：都——doengh，田坝；古——go，词头；思——cih，村寨。徐松石先生据此判断越南地名壮性浓厚，与两广壮泰关系密切，古壮族很早就已经到达越南。

14. 《泰族僮族粤族考》P395 “我们知道以古字和都字为冠首的地名，在中国的西南部最多。这两个字都是出于壮语，现时还有壮义存在里面。他们在山东也特别多……都字地名七十二个，其中山东境六个，在河北境的四个，在甘肃境的两个，在江苏安徽

江西境的各一个……古字地名八十二个，其中在山东境的七个……江苏河北山西境的各一个”。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都——doengh，田坝；古——go，词头。徐松石据此判断冀鲁豫皖古代有许多地名是与壮族的地名同一系统，与壮族必有非常密切的血统关系，认为岭南的壮族乃是从冀鲁皖等地区发源。

15. 《泰族僮族粤族考》P419 “古时呼南方远地为徼外，徼字本作何义，国人多已不知。惟壮语则仍呼山隘为叫。龙州有叫钦叫峒等地名，桂省西南其他叫字地名尚多，一律做隘字解。其实叫徼二音同一出处。”

“叫”字还原为壮语为：叫——geuq，山坳。徐松石先生认为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语，有一惊人的部分，根本出于西南土族，其依据是“徼”即是壮语的“叫”，从而说明壮族乃是中国最原始的土著。

16. 《泰族僮族粤族考》P420 “据清朝局版粤桂两省舆图所载，以太平或大平二字为圩场或村落的名称的，在粤省有六十五处，在桂省有五十一处。此外以平字为墟名或村名的，在粤省有二百四十处，在桂省有三百二十处。这平字乃是壮语市字或场字的意思。泰国现在仍在使用的”。

“平”字还原为壮语为：平——rengz/bieng，平地。平字地名的大量分布，证明两广地区古代是泰壮人祖先的地方。

17. 《日本民族的渊源》P504 “日本地名有许多特点，与古吴越百越族的地名同一系统。这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首则喜欢采用一个大字为地名冠首字，类如大和，大原，大安，大阪，大日，大住，大云等等。再则双方面都喜欢使用‘都’‘多’等字。都留，都贺，都宇，多气，多和，多可。”

以上用字还原为壮语为：都/多——doengh，田垌；大——dej，此地。徐松石据此判断大和族与百越族苗瑶壮族，以及整个南支汉族的有很密切的血统关系，日本是由远古壮族向北面和东北迁徙而去的。

3.2 地名研究考证法之二——地名的特殊形式

前一节我们讨论了徐松石先生“地名考证法”的第一个方面——地名的特殊用字，即是地名的构成要素问题。本节就着重讨论其“地名考证法”的第二个方面——地名的

特殊形式，即是“齐头式”和“倒装地名”。徐松石先生在其《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用“僮人喜用齐头式地名，与北方齐尾式的地名不同……僮人喜欢使用倒装地名”来概括了壮族地名构成方式上“颠倒”的特征。其实，“齐头”也好，“倒装”也好，都是在汉语文化圈内看壮语，跟汉语不同谓之“倒”。如果从壮语出发看汉语，汉语也是“倒”的。但是长期以来，汉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学者形成的惯常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从这一角度看，“齐头”、“倒装”成为徐松石先生判断壮语地名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不足为怪了。

3.2.1 壮族语言的类型学特点

既然地名其实就是地理实体的名称，是语言符号体系的一个范畴。因此，任何一个地区或民族地名所体现出的语言特征，必定是与这个地区和民族本身的语言特征相一致，是其整个语言体系的特征在地名这一特殊范畴的反映和延伸。那么，要讨论壮族地名的特殊构成方式，我们就必须先看看壮民族词汇本身的特殊构成方式。

刘丹青先生认为，从类型学上来看壮侗语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³⁰：

1. 领属定语基本在核心名词之后。例如³¹，壮语：

yan² po⁶luŋ² muəŋ⁴ kau¹ .

屋 伯父 （伯父的房子） 弟弟 我 （我的弟弟）

2. 介词短语状语以后置为主，即是介词短语作状语后置于动词谓语。例如，壮语：

lau² pai¹ thu¹ wai² ju⁵ taur³ ban³

我们 去 犁 田 在 下面 村 （我们在村下面犁田）

3. 比较基准后置，即是壮侗语采取的差比句的语序为“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例如，壮语：

tu² wai² huŋ¹ kwa⁵ tu² ɕu²

只 水牛 大 过 只 黄牛 （水牛比黄牛大）

4. 关系从句后置，即是关系从句置于中心名词之后。例如，壮语：

ki³ tu⁶ yau² dam¹ han⁴

些 豆 咱们 种 那 （我们种的那些豆子）

5. 指示词和数词也在名词后。例如，武鸣壮语：

³⁰ 刘丹青，《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³¹ 此处五个特点的壮语例子均来自梁敏、张均如《壮语方言研究》以及《侗台语族概论》。

Pi¹ nai⁴ pau⁴ hau⁴ kan¹ de¹u¹ ce³ θam¹
 年 这（今年） 位 那（那位） 斤 一（一斤） 姐 三（三姐）

据此，刘丹青先生判断壮侗语是较为典型的 SVO 类型语言。我们知道，与 SVO 型语言相和谐的 NP（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结构方式往往是“中心语+修饰语”，即形容词性质的修饰语置于中心名词之后。那么，按照语言的和谐原则，壮语本身的 SVO 语言类型决定了其名词性短语的构成方式，而名词性短语的构成方式又决定了壮语地名特殊的构成方式。因此，“中心语+修饰语”的构成方式确实是壮语地名的特点之一。

徐松石先生所谓的壮语地名中的“齐头式”和“倒装地名”，从语言学上来说，是“中心语+修饰语”的结构方式；从地名学上所说的“通名+专名”的命名方法。“齐头式”是从地名构成形式的直观外在而言，“倒装地名”则是从地名构成形式反映的内在意义和语法关系而言。

3.2.2 徐松石先生“齐头式”和“倒装地名”的具体运用

“齐头式”和“倒装地名”是徐松石判断壮语地名的标准之二——词语的特殊构成方式。下面就将其民族学论著中对“地名考证法”之二的具体运用摘录如下，部分摘录后面笔者的尝试性地进行壮语地名通名还原的分析。

1.《粤江流域人民史》P130“先说两广方面……例如广东台山有冲洋、冲云墟、洞华、洞美，防城有埇思、埇姜、埇塘……川滇滇湘黔五省也有倒装地名。四川珙县有都宁驿，昭觉有那我。西康有冲河。贵州黎平有岭元，峒塘。云南富州有板达，建水有那法……这类倒装地名的存留，在中国则包括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在外国包括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泰国京城曼谷便是倒装。可见，凡是壮侗倒装地名存留的地方，不是现时就是古时有很大的僚壮人势力”。

以上地名通名还原为壮语地名为：冲——cong^h，坑洞；都/埇/峒/洞——rungh/doeng^h，山间平地，田峒；板——mbanj^h，村；那——naz^h，田。

徐松石通过广东以及川滇滇湘黔等这些区域内存在的大量存在的倒装式地名，判定壮族历史上曾经活动的范围，和分布的区域广及中国的西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国家。

2.《粤江流域人民史》P132“中国古代倒装地名是见于北部各省的，以城字和都字为最多。将这两个字的地名，略举数例如下。城父：故城在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即是父城的倒装……城颖：在今河南陈留县……城棣：在今河南武阳县……城乐：故城在今

贵州德江县西。乐在壮音与六字通，乃山义，城乐就是城山，亦即山城罢了……再说一个都字。都字壮义，下面十九章另详。都昌：春秋齐地。都关：今山东濮县东南。都上：在今贵州石阡县西南。取名的原因，乃当地向为土人‘都集之所。’古时那里的土人乃僚壮族。都乡：在今河北省的南部。都梦：即今云南文山县。多田：在贵州。多字在壮语与都字通用”。

说明城字倒装地名以西南为大本营，以豫鲁荆楚为最初的发源地，这正好与南支文化的发源地暗合，即是说此地最早都是南支汉人。都字倒装地名在川康滇黔两湖两广越南，和古时淮水流域，并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形成一条带子，正是僚壮族的发源和迁徙路线。倒装地名多立于汉以前，表明此时留在此地的僚壮祖先，或者迁往豫鲁鄂皖西南，或者完全同化于中原汉族。当时西南中国，包括岭南，早已布满僚壮族。

3. 《粤江流域人民史》P147 “就是这邛地附近有许多倒装的古地名。例如都平县，在山东境。都昌县，在今山东昌邑县西。都关县，故城在今山东濮县东南……古倒装地名最显著的一个还是城濮。城濮必是濮城的倒装”。

徐松石先生认为如果承认倒装地名是西南僚壮族的地方的特点，那么这些有古倒装地名的河南山东区域，远古时代的居民是与僚壮族有关系的，和今日西南中国的土著部族，显然是同属一个血统。

4. 《粤江流域人民史》P148 “上文曾说齐头式的地名，古代东方也多。现在再就于字和句字举出几个例子如下于：于陵县，于越，句曲山，句无山，句章县……像这样的东方齐头式地名，与今日西南土著民族所立地名的关系也至明显。观此可见远古时代，苗瑶僚僮族祖先的地名，都是广用齐头式的……我们敢说远古时代，黄河以南都是苗僮壮等南支汉族的地方”。

徐松石先生根据山东，江浙，湖北等地的齐头式地名判断苗僮壮远古分布在黄河以南的中国，并从古代山东的向南迁徙，一部分往西南去，成为僚壮族；一部分往东南沿海去，成为苗瑶族。

5. 《粤江流域人民史》P259 “泰国地名多半是倒装的，这一点与两广壮义地名和两广半国语化地名也是一样（参看拙著粤江流域人民史倒装修辞研究一章）”。又《粤江流域人民史》P135 “例如泰国昔有兰昌兰那省，兰昌即象兰，兰那即田栏的倒装”。

以上地名通名还原为壮语地名为：兰——ranz，房子。徐松石通过泰国现存的倒装地名考证出泰国人民去自两广，以僮人祖先为土著族。

6. 《泰族僮族粤族考》P260 “四邑地方还有许多泰式和泰义的地名。说到倒装地

名,则有冲陵、冲门、冲美……我们不得不承认广东的四邑人,与泰国的小泰人在血统上特别接近。”

以上地名通名还原为今天的壮语地名为:冲——congh,坑洞。因此,徐松石先生通过广东四邑的倒装地名,证明广东四邑人与泰国小泰人关系特殊,在血统上特别接近是有道理的。

7.《泰族僮族粤族考》P356“越南辑略又记有由河内指国都诸多细小地名。例如‘馆枚’‘馆琼’‘河瑞’‘河安’等。这些地名都是齐头式,而不是齐尾式,与壮人泰人的地名惯例正相类似。”

以上地名通名还原为壮语地名为:馆——gonh,村;河——dah,河。徐松石先生认为这说明东京是古代岭南的南部,很早就是壮族祖先居住的地方。东京泰族与两广的关系,可谓非常密切。

8.《泰族僮族粤族考》P390“九夷在地理上最大的遗迹有二。第一乃是齐头式地名充斥。壮族泰族的地名一律用齐头式,与中原汉族的齐尾式的地名不同。例如姑苏。姑蔑、句容、句曲等,多至不可胜数,古时蔓延到河南河北”。

徐松石先生以“姑”、“句”的齐头式地名证明江浙闽越的九夷与壮泰人十分接近。

9.《泰族僮族粤族考》P395“壮式泰式的地名是倒装的或齐头的,古时冀鲁豫都有许这样的地名。城父,城颖,城濮,这些都是倒装的名字”。

徐松石先生以倒装地名证明冀鲁豫古代土著与古苍梧族关系密切。

10.《日本民族的渊源》P505“日本和东南中国都富于齐头式的地名。日本的齐头式地名亦可谓触目皆是。那波,那须见于日本。那晚,那溪见于越南。那扶,那波,那马,见于两广。”

以上地名通名还原为今天的壮语地名为:那——naz,田。徐松石根据地名的齐头式及倒装结构,判断远古的壮泰族以冀鲁豫为中心,一支向南面和西南面走,经苏皖浙闽粤而至东南亚。一支向北面和东北面走,经韩国而至日本。并指出这两条线就是伏羲女娲神农等古民族的分布和繁殖区和迁徙路线。

3.3 对徐松石先生“地名研究考证法”的评价

3.3.1 对徐松石先生地名考证结论的小结

如上述，徐松石先生运用其“地名研究考证法”的三个步骤（见前 P26），考察判断了大量的壮族聚居地及非壮族聚居地的“壮式地名”，现举例列表如下：

地名所在分区		地名用字举例	齐头式、倒装地名举例
发源地	冀鲁豫鄂湘 (汉以前)	古、都、叫	于陵县、都关、都乡、都昌、 城濮、城颖、城棣
南 迁 路 线	途径地区（汉以后） 苏皖赣浙闽川黔滇	古、都、姑、于、句	都宁驿、那我、冲河、板达、 那法、于越、句曲山、句无 山、句章县、姑蔑、句容、 句曲、都上、都梦、城父
	到达地区（唐以前） 粤，桂	那、六、云、榄、扶、 陀、罗、里、利、黎、 丽、涌、禄、达、板、 那、梁、良、王、旺、 乌、黑、高	洞华、洞美、涌思、涌姜、 冲陵、冲门、冲美、那扶、 那波、那马、叫钦、叫岷
	到达地区（唐以后）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都、多、那、板、百、 博、南、大、者、古、 思、平	曼谷、兰昌、兰那、馆枚、 馆琼、河瑞、河安、那晚、 那溪
北迁 路线	韩国，日本 (汉以后)	大、多、都	那波、那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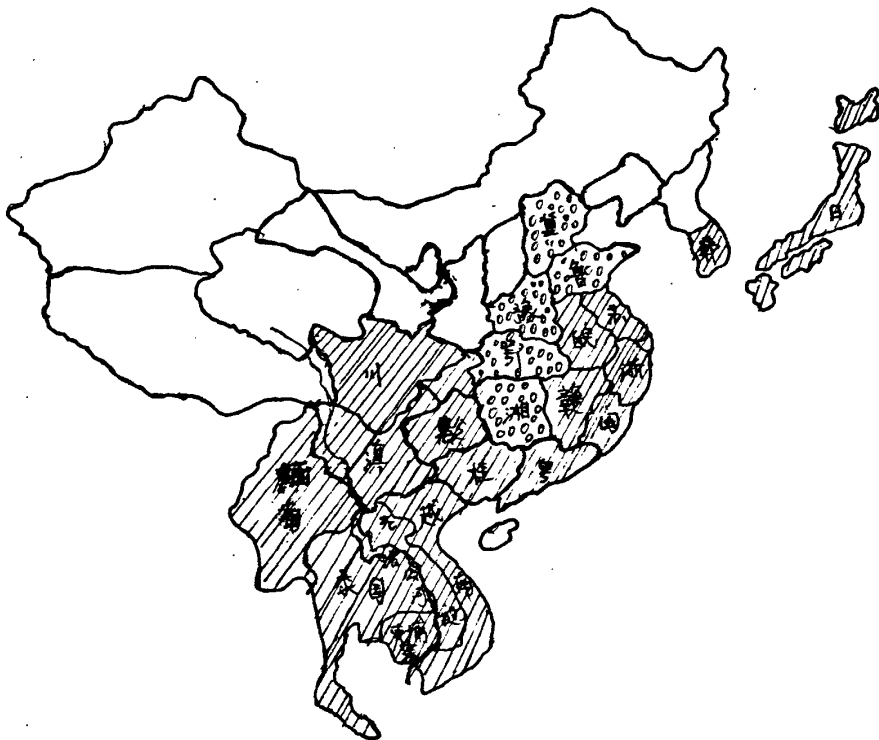
用“地名研究考证”三个步骤的办法，徐松石先生得出的有关壮族祖先大致分布的范围和迁徙路线的民族学结论为：

一、壮族的发源地乃是黄淮、江淮流域的冀鲁豫鄂湘，他们一直在汉朝以前都活动在这些地方；

二、汉及其以后，壮人的一部分壮人南迁，由南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以及由西南经过四川、贵州、云南到达广西和广东，并与两广当时的土著融合；到唐朝时，已融合的两广的壮人又继续南迁，到达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国家；

三、而汉以后的另一部分壮人则北迁，经过韩国而到达日本。

我们将此结论直观地绘图如下³²：



由于本文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徐松石先生根据“地名考证”所得出的民族学结论我们不便也不敢忘加评论。但是，他能运用多学科交叉的互证来研究民族学问题，其功不可没，不能不说是一个科学的、成功的尝试。就是现今的研究而言，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方法。但从语言学角度看，由于徐松石先生本身并不是语言学家，再加当时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发展的总体水平的制约，他在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地名问题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笔者仅就针对徐松石先生地名考证结论中的两个点来尝试性地做分析，这两点是：

- 第一点，古壮族发源地问题；
- 第二点，关于两广壮族内部支系问题。

3.3.2 关于古壮族的发源地

³² 图中“○”表示的是徐松石先生认为的壮族祖先的发源地，而“/”表示的是徐松石先生所判定的壮族历史上迁徙经过和到达的区域。

徐松石先生判定壮民族发源于黄淮、江淮流域的冀鲁豫鄂湘,认为他们才是最原始的汉族,其理由有二:一是古汉语中“徼”字以及冀鲁豫鄂湘的地名用字“古”、“都”来源于壮语地名冠首字(见本章1.2.中第14、15条摘录);二是冀鲁豫鄂湘的齐头式地名和倒装地名来源于壮式地名(见本章2.2.中第2、3、4、9条摘录)。笔者认为徐松石先生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详细分析如下:

一、“徼”、“古”、“都”字并不是来源于壮语,而是汉语的本族字。

徼——《广韵》解释其意义为³³“求也,抄也”;《汉语大词典》解释为“①.巡逻;②.边塞;③.端倪;④.小道”。上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kiagw, 王力: *kyô, 郑张尚芳: *kleew, 潘悟云: *kleew。中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kieu, 王力: *kieu, 李荣: *keu, 潘悟云: *keu。而徐松石先生的判断是“徼”字来源的壮语地名通名“叫” geuq, 壮语意义为“山坳”。由上所述可见,古汉语中的“徼”与壮语地名“叫”字中古音近,而上古音则相差较大。至于徐松石先生所记的壮语意义为“要隘”,与《汉语大词典》“边塞”义是否有联系,还有待考证,笔者在此不妄下定论,只存疑。但是从上古音和《广韵》对其意义的解释来看,我们可以判断是“徼”并不是来源与壮语地名的“叫”字,徐松石先生的判断不能成立。

古——《广韵》解释其意义为“故也;又姓”;《汉语大词典》解释为“①.古代;②.古老;③.古代典章文献;④.古朴;⑤.亡故;⑥.天;⑦.古诗及古风简称”。上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kagx, 王力: *ka, 郑张尚芳: *kaa?, 潘悟云: *kaa?;中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kuo, 王力: *ku, 李荣: *ko, 潘悟云: *kuo。而徐松石先生所说的壮语地名通名字“古” go, 壮语意义是表示植物的词头。可见此“古”非彼“古”,两者意义不同,壮语今天的读音与上古音也差别明显。“古”字原本就是存在于汉语中,有自己的汉语意义和读音,那么它所构成的地名就有可能本身就是汉语地名。因此笔者认为徐松石先生把“古”字构成的地名都简单地判断为壮语地名,是不能成立的。

都——《广韵》解释其意义为“尚书大传十邑为都;帝王世纪曰天子所宫曰都;又姓”;《汉语大词典》解释为“①.古称建有宗庙的城邑;②.国都;③.建都;④.大城市;⑤.古代行政区划名;⑥.水流汇聚;⑦.吏的俗称;⑧.美好;⑨.大”。上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tag, 王力: *ta, 郑张尚芳: *taa, 潘悟云: *k-laa;中古音构拟为:李方桂: *tuo, 王力: *tu, 李荣: *to, 潘悟云: *tuo。而徐松石先生所说的壮语地名通名字“都” doengh,

³³ 本章所涉及《广韵》的字义解释以及李方桂、王力、李荣、潘悟云四家的上古音构拟均引自潘悟云先生的“广韵查询系统”。

壮语意义是“田坝”。可见，两者意义不同，壮语今天的读音与上古音也差别明显。“都”本来就是汉族词，有着自己的汉语意义和读音，那么它所构成的地名就有可能本身就是汉语地名。因此笔者认为徐松石先生把“都”字构成的地名都判断为壮语地名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我们说，徐松石先生运用语言学知识时的不够严谨，他并没有弄清楚语言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而是简单地以音近为标准进行判断。如上文所述，“古”和“都”字本身就是汉语的常用词汇，它们所构成的地名也就很可能是正宗的汉族地名。比如，我们今天的地名也有“南宁”、“南京”、“南昌”，如果按照徐松石先生的思路：仅凭这几个地名首字“南”是今天的壮语地名通名之一，就判断它们为壮语地名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地名都是地道的汉语地名：“南宁”乃是元朝统治者取“南疆安宁”义；“南昌”乃汉朝统治者取“南方昌盛之地”义；“南京”则是明朝开国皇帝取“南方京都”义。因此，徐松石先生将“徽”字以及“古”、“都”字地名作为依据来判断今天的壮族为最原始的汉人，发源地在冀鲁豫鄂湘是不能成立的。

二、冀鲁豫鄂湘的齐头式地名和倒装地名不一定来源于壮族式的地名。

徐松石先生认为“齐头式”和“倒装地名”是壮语地名的特点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壮侗语是 SVO 型语言，与之相和谐的名词性短语结构正是“中心语+修饰语”的结构，徐松石先生按照汉语名词性结构的语序（修饰语+中心语）来看壮语地名的构成方式确实为“倒装”和“齐头”的方式了。但是冀鲁豫鄂湘的倒装地名是否就是来源于壮语的呢？我们要来看看汉语本身的特点。

刘丹青先生认为，先秦的汉语是以 SVO 型特征为主，SOV 型特征为辅的语言³⁴，他指出，先秦汉语一直以 SVO 特征为主，但同时又表现出诸如“有条件限制的宾语前置”，“前置词后置”等等 SOV 型语言特征。直到今天的现代汉语仍然不是典型的 SVO 型语言，而是表现出了一些出一些偏离 SVO 类型的特点³⁵：例如现代汉语统一性的“修饰语+中心语”的名词性结构以及由于“把”字句的出现，将受事成分提到动词之前等等特点。

对此，刘丹青先生进一步认为，汉语可能是一种融合型的语言³⁶。上古时代，商部族语言属于东夷部族语言，与 SVO 型语言特征相似；周部族语言属于古羌族语言，与 SOV 语言特征相似。有文献记录以来的汉语可能就是商部族和周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

³⁴ 刘丹青，《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关照》，语言研究，2004年3月。

³⁵ 部分转自刘丹青，《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关照》，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³⁶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殷国光教授在广西大学演讲稿，2007年4月。

这就较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汉语从古至今一直都表现出不够典型的 SVO 型语言特征。

既然汉语可能是一种融合型的语言，并且从古至今都表现出 SVO 型语言和 SOV 型语言并存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汉语曾经确实使用过与 SVO 型语言相和谐的“中心语+修饰语”的名词性短语结构，只是后来由于语言的继续融合和发展而逐步放弃了这种结构。那么，下面是我们推测的证据：

1. 储泽祥先生研究发现³⁷，在上古汉语（比如《诗经》）有关方位词“中”的方位短语中，并存着“名词+中”与“中+名词”的两种结构方式，但是它们表示的意思却都是一样的，相当于“名词+中”，即是都表示“XX之中”的意思。比如“凡彼柏舟，在比中河。凡彼柏舟，在彼河侧”，“中河”与“河侧”对应地出现在了同一个语境中，表达同一种意义却采取两种不同语序结构，“中河”采取就是“中心语（方位词）+修饰语（名词）”的结构，“河侧”采取的是与今天我们的汉语同样的“修饰语（名词）+中心语（方位词）”的结构。

同时，储泽祥先生提到，在后来的典籍中，“名词+中”的形式逐渐占据优势，但是在魏晋时期仍然可以见到“中+名词”的形式。再后来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汉语，除了保留“中途”这样的说法外，一般“中+名词”的形式都被“名词+中”的单一结构所完全代替了。

2. 在我国古汉语其它非方位短语的名词性结构中，虽然大多数使用的结构都是修饰语前置置于中心语的，但是依然存在有少量的“中心语+修饰语”的情况，一般称之为“定语后置”。比如：

a. 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廉颇蔺相如列传》

——“中心语（人）+修饰语（可使报秦）”的结构

b.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

——“中心语（石）+修饰语（铿然有声）”的结构

c. 尝贻余核舟一。《核舟记》

——“中心语（舟）+修饰语（一）”的结构

3. 直到今天的汉语方言中还一直存在有“中心语+修饰语”这样的词语结构，如各

³⁷ 储泽祥，《汉语空间方位短语历史演变的几个特点》，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方言中³⁸的“鞋拖”=拖鞋、“人客”=客人、“鸡公”=公鸡、“鸭母”=母鸭、“牛牯”=公牛、“羊牯”=公羊等说法，它们较广地分布于南方方言区中。

因此，从以上证据我们不难推测，在古汉语某个时期，名词性短语确实可能存在着“中心语+修饰语”的结构形式，如果这种形式存在，那么黄淮、江淮流域的冀鲁豫地区出现如徐松石先生所说的“城父”、“城濮”、“城颖”、“都昌”、“都平”这样的“齐头式”和倒装地名，也就不足为怪了。它们完全可能是古代汉族本身遗留下来的地名，是现代汉语已经消失的“中心语+修饰语”这种结构方式在地名里的存留，所以笔者认为冀鲁豫地区的齐头式地名并不是来自壮式地名，跟壮族的倒装地名无关，徐松石先生以这些地名作为依据来判断今天的壮族为最原始的汉人，发源地在冀鲁豫鄂湘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在以“齐头式”和倒装地名为判断依据时，徐松石先生列出最多的乃是“城父”、“城濮”、“城颖”等“城”字倒装地名（见本章 2.2.中的第 3、9 条摘录）。“城”，《广韵》解释其意义为“城郭；城着盛也所以盛受民物”；《汉语大词典》解释为“①都邑四周的墙垣；②城池；③国家；④筑城；⑤姓”。上古音构拟为：李方桂：*djiŋ，王力：*ziɛŋ，郑张尚芳：*djeŋ，潘悟云：*djeŋ；中古音构拟为：李方桂：*zjeŋ，王力：*ziɛŋ，李荣：*ziɛŋ，潘悟云：*dziɛŋ。可见，“城”是个地道的汉族本族词，即使今天的壮语地名的“城”singz/ciengz 都是借自汉语的³⁹。因此，单从这点来看，“城父”、“城濮”、“城颖”就不会是来源于壮族的地名，徐松石先生的判断仍然不能成立。

综上，我们从徐松石先生运用“地名研究考证”法判断壮民族发源地的两个依据入手，分析论证了其“地名用字”和“倒装地名”这两个判断依据均不能成立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说，徐松石先生认为黄淮、江淮流域的冀鲁豫鄂湘，认为他们才是最原始的汉族的这个结论也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

3.3.3. 关于两广壮族的内部支系

徐松石先生运用其“地名研究考证法”判断两广的地名与壮族的关系，同样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含有壮音壮义的地名用字，二是壮族特殊的“齐头式”地名和倒装地名。但是，他在具体操作这个两个标准的时候，却不够严谨，出现一些与两个标准不符甚至矛盾的地方。具体分析如下：

³⁸ 引自余蔼芹，《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1993 年。以及刘丹青、唐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语料库调查方案》，未刊。

³⁹ 覃凤余、林亦，《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一、本章 1.2.中第 10、11 条摘录，徐松石先生以“旺”、“王”、“黑”和“乌”字地名考证壮族在岭南的两个分支为黄族和黑族，笔者认为其论证方法欠妥当。

第一，“旺”、“王”、“黑”和“乌”字已经不能体现出壮语的本族词的特征。壮语的“黄色”lweng 一词作为地名用字时通常是以“梁”、“良”等本族词对译，体现的是壮音和壮义。而徐松石先生所列举的“旺”、“王”已经是一种意译了，是对汉语的“黄”字的音译（“黄”今天白话和平话多读为[(w)uon]），体现的是汉音汉义。徐松石先生以这两个字构成的地名判断为壮族之黄族族的遗迹，则违背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判断标准之一

同理，壮语的“黑色”ndaem 一词，作为地名用字是常常是用“潭”、“覃”等本族词对译。而徐松石先生所举的“黑”和“乌”已经完全是对壮语 ndaem 的意译了，用的是汉族的本族词，体现的是汉语的音和义。那么，徐松石先生以这两个字构成的地名判断为壮族之黑族的遗迹，也违背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判断标准之一。

第二，徐松石先生所列举“旺”字以及“黑”字和“乌”字的地名分别为“旺峒”、“旺冲”、“旺岭”、“旺塘”以及“黑山”、“黑冲”、“乌墟”、“乌山”、“乌州”，这些地名都是明显的汉语式的“专名+通名”的地名构成形式，与汉语地名的特点一致，而与倒装的壮语地名顺序完全相反。但是，徐松石先生仍然将它们判断为壮族遗留的地名，又与自己判断标准之二相矛盾了。

同样，在本章 1.2.中第 12 条摘录中，徐松石先生以“高”字判断它所构成的地名是壮族一支的白族留下的历史遗迹，但是他所列举的地名却是“高村”、“高峒”，这两个地名同样完全是汉语地名式的“专名+通名”的构成形式，而与壮语地名的倒装结构相反。徐松石先生却将它们判断为壮族的地名遗迹，与他自己提出的判断壮族地名的标准之二根本矛盾。

由上文论证可见，徐松石先生在运用其“地名研究考证”法时，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自己提出判断壮语地名的标准在于含有壮音壮义的地名用字以及“齐头式”和倒装地名；另一方面，他却将完全是汉音汉义的地名用字以及汉语式的“齐尾式”和“顺装”地名判断为壮族的地名遗迹。我们暂且不论这样得出民族学的结论本身正确与否，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徐松石先生这样运用“地名研究考证”的方法是欠妥当的，他所得出的民族学结论也是值得我们去辨别和进一步分析其证据的。

第四章 结语

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研究民族学和文化学更为生动的证据。徐松石先生正是很好的把握了语言这个“证据”,记录壮语,汉语,泰语等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语言材料所体现的相互联系和分布规律,以探求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演变和发展,为研究华南以及东南亚的民族历史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他创造并贯穿始终的“地名研究考证法”更是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学的对比方法以及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为壮民族历史的研究以及其他民族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

当然,徐松石利用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民族学或历史学上,同样其对于语言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语言史料。

徐松石先生大量的田野调查都集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距离今天也已有 60、70 年的。在这段不算短的时期内,可能壮语语音词汇都已经发生了演变,那么,徐松石先生所记录的第一手材料,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之前某个时期壮语音义的历史材料,也为我们学者今天对壮语历史演变的推测提供了某个时期的旁证,即是说徐松石先生记录的语言材料,也许在今天的壮语中已经变化了或者消失了,但是却能跟民族语言学家们推测的上一个时期的壮语形式相吻合,这就为我们研究壮民族语言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第二,体现了个体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共时语言比较法。

徐松石先生研究壮民族的语言,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一个民族,而是将汉语方言,苗瑶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东南亚泰语、越南语等语言联系起来,让它们互为映证,互相比较。这就告诉我们,在研究一种民族语言或者汉语方言的时候,必须考虑它周围与之可能有发生学或者历史学关系的其它语言。因为语言的发展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同语言间历史的接触和影响;而语言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历史演变的不同层次往往存留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我们只有抓住其可能发生联系的各种语言,站在总体的高度进行研究,才能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和解释一种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现今特征。这就是语言研究中重要

的“共时语言比较法”，也是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著中体现出的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之一。

第三，侧面反映了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条规律——语言的语音，词汇系统最不稳定，而语法层面的结构形式往往稳固。

在徐松石先生对壮语的普通词汇的记录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不少字词音义均与汉语方言相似，直接来自汉语的汉借词。这就说明，在壮语的发展历史中，其语音和词汇系统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边汉语方言的影响，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汉借词。证明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语音和词汇系统容易受接触强势语言的影响发生改变。

而徐松石先生“齐头式”和“倒装地名”的研究，正好体现出壮语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虽然语音和词汇都受到了汉语方言的影响，但是其语法系统中的词语构成形式却依然稳固的保留下来。徐松石先生甚至用今天泰国越南，日本等国的以及远古中国北方相似的地名结构形式，来判断壮族的历史源头和迁徙路线，可见壮语地名的这种语法形式是较稳固的，是多年来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在今天的壮语地名中，也有即使通名和专名都是汉借词，但它们被纳入壮语词汇系统时，仍然是按照壮语固有的“中心语”+“修饰语”的倒装结构构词的。如，平朝：bienghcauz，（有水槽的平地）。biengh：借自汉语词“平”，表示平坦、平地；cauz：借自汉语词“槽”，表示水槽，槽形。两个音形义均来自汉语，但是它们构成壮语地名时并没有按照汉语使用的“修饰语”+“中心语”的形式，而是依然保留着壮语的“中心语”+“修饰语”的倒装语法形式。因此，可以说，徐松石先生的语言材料的记录也正好体现了语言系统在发展演变中的规律——语法系统最为稳固的部分，而语音和词汇系统次之。

当然，作为一个非语言学家，徐松石先生在运用语言学知识和语言学方法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注音的不准确，判断壮族词汇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时过于简单和笼统，在利用语言学方法进行地名分析时也没有注意到共时和历时的区别和联系，而是简单地以共时层面的特点去判断历时情况，等等，这也直接导致了其民族学论证上的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也有待于其它材料论证和补充。

仅凭此文我们并不能全面、深入地徐松石先生民族学论著中所有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笔者只是为他人研究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学论著以及以研究壮语与其他民族与语言的接触，提供一个途径和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参考文献

- [1]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下卷)[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容县志编委会,容县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 [4]覃凤余、林亦,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5]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6]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7]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M],民族出版社,2002年
- [8]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 [9]覃圣敏,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10]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2年
- [1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2]周有光,汉语拼音的文化津梁[M],三联书店,2007年
- [13]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14]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15]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 [16]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M],民族出版社,1997年
- [17]林亦,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18]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M],民族出版社,2002年
- [19]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语文出版社,1996年
- [20]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21]广西区民委研究室编,壮语通用词与方言点词汇对照汇编[M],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4年
- [22]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壮汉英词典[M],民族出版社,
2005年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
1996年
- [24]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

- [25]广西民族研究所编, 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C],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26]覃乃昌、岑贤安主编, 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4年
- [27]欧阳觉亚, 两广粤方言与壮语的种种关系[J], 民族语文, 1995年6月
- [28]梁敏、张均如, 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的互相影响[J], 方言,
1998年4月
- [29]陈保亚, 从语言接触看历史比较语言学[J], 北京大学学报, 2006年2月
- [30]戴庆厦, 十五期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评述[J], 云南民族大学学,
2006年1月
- [31]戴庆厦,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J], 语言科学, 2005年4月
- [32]覃凤余, “马蹄”源流献疑[J], 方言, 2006年3月
- [33]张洪明, 汉语“江”词源考[J], 浙江大学学报, 2005年1月
- [34]吴春明, “南岛”语族研究评述, 广西民族研究, 2004年2月
- [35]吴春明, 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J], 厦门大学学报, 2005年3月
- [36]覃乃昌, 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对民族学的贡献[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年1月
- [37]覃乃昌, 壮侗语族稻词在其民族演变及稻种栽培的传播[J], 广西民族研究, 1996
年4月
- [38]覃乃昌, 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年
1月
- [39]宋长栋, 岭南地名中的若干文化内涵[J], 西江大学学报, 2000年9月
- [40]黄铮, 教师. 牧师. 学者徐松石[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年1月
- [41]杨天保、谢振治, 徐松石著作事迹编年考略[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年1月
- [42]李连进, “蛮”为古代壮族族称再考[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95年1月
- [43]钟如雄, 民族语言民族的标记[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7年12月
- [44]梁庭望, 略论壮族历史的若干问题[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月
- [45]张金莲, 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J], 学术探索, 2005年2月
- [46]盘福东, 楚族和瑶族始祖文化的印合[J], 零陵学院学报, 2004年4月

- [47] 吕朋林, 从传统音韵学到汉语历史语音学——百年回顾与前瞻[J], 琼州大学学报, 2002年第10期
- [48] 李珂, 《现代吴语研究》的意义及对湘语研究的影响[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第1期
- [49] 李锦芳, 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年第1期。
- [50] 李锦芳, 百越族称源流新探[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7年第2期
- [51] 刘丹青,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J], 民族语文, 2002年第5期
- [52] 刘丹青, 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关照[J], 语言研究, 2004年第3期
- [53] 刘丹青, 名词短语句法结构的调查框架[J], 汉语学习, 2006年第2期
- [54] 储泽祥, 汉语空间方位短语历史演变的几个特点[J], 古汉语研究, 1996年第1期
- [55] 郑张尚芳, 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6年第4期
- [56] 王予锋, 浅论汉字注音方法[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第5期
- [57]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上海教育出版社[M], 2003年
- [58] 郭锡良, 汉语古音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M], 1986年
- [59] 王力, 汉语语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 1985年
- [60] 余蔼芹, 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 Handbook for Invesligators》), 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 1993年
- [61] 中国人民大学殷国光教授在广西大学的演讲稿, 2007年4月
- [62] 刘村汉, 柳州方言词典[M],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年

致 谢

又是草长莺飞的初夏，三年的读研时光，弹指一挥，竟已毕业在即。

在这宝贵的三年学习时间里，我得到了许多师长以及朋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覃凤余先生。三年来，覃凤余先生一直以她那敏捷的学术思维、渊博的学术知识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给予我毫无保留的指导和教诲，带领着我在学术的殿堂中步步走来，直到今日。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浸透着先生的点滴心血：在我论文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先生鼓励我，启发我，耐心地指导着我去解决每个难题；在我论文写作感到迷茫的时候，是先生引导我，帮助我，无私地照亮着我前进的道路。可以说，恩师覃凤余先生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更有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先生恩深似海，学生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感激，唯有在心中铭记。只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有所作为，以不负先生教导。

同时，我还要感谢语言教研室的林亦老师、陈海伦老师、李连进老师以及肖瑜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因为各种问题而多次去叨扰请教，他们都不厌其烦地为我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无私地提供自己珍藏的参考资料。这些可敬可爱的语言组老师们同样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关怀。在此，我真诚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窗好友王胜香、安忠芳、刘志华以及师妹赫英娜和曾春花。论文能够成文，离不开他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无论是讨论交流学术问题，还是劳烦帮忙查找资料，这些学友都欣然应允，竭力而为。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帮助，我的论文才能够顺利完成。

如今，论文已基本定稿。虽然导师覃凤余先生给予了大量的精心指导，其他师友也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无奈作者自己愚钝，拙作就以如此面目示人，心中有感辜负期望，心情始终无法轻松。文章错漏之处还请各位专家予以指正。

杨 扬

2008年6月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覃凤余、杨扬，《商标中的汉语危机》，阅读与写作，2007年第3期
- 2、杨扬，《浅析成都方言的ABB式形容词性结构》，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第5期